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三十三

詳校官侍講臣王燕緒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程嘉謨

校對官中書臣閔思毅

謄録監生臣周升士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三十三

晉

孝宗穆皇帝

戊申永和四年秋八月加桓溫征西大將軍

朝廷論平蜀之功欲以豫章郡封溫左丞荀蕤字令遠崧之子曰溫若復平河洛將何以賞之乃加溫征西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封臨賀郡注見前公溫既滅蜀威名

殷浩徒以盛名未見實際即引以抗温釀成疑貳見激之變也義之協和之說亦不過調停一時之見非見機明决之論蓋當時人心國政已不可救藥徒以清談欲濟世獘所為抱薪救火而已

大振朝廷憚之會稽王昱以殷浩夙有盛名朝野推服乃引為心膂與參綜朝權欲以抗温由是與温寖相疑貳浩以王羲之（字逸少導從子）為護軍將軍羲之以内外和協然後國家可安勸浩不宜與温搆隙浩不從

九月燕王皝卒世子儁（字宣英）嗣

皝有疾召儁屬之曰今中原未平方資賢傑以經世務恪智勇兼濟才堪任重汝其委之陽士秋（陽騖字騖北平）人志行高潔忠幹貞固可託大事汝善待之遂卒

趙立子世為太子

初趙太子邃驍勇趙王虎愛之謂羣臣曰司馬氏父子兄弟自相殘滅故朕得至此如朕有殺阿鐵邃小字理否未幾邃謀逆虎誅之虎荒耽酒色喜怒無常使邃省可尚書事諸責笞捶月至再三邃私謂中庶子李顏等曰官家難稱吾欲行冒頓之事卿能從我乎顏等伏不敢對邃因稱疾不視事虎使女尚書往覘邃抽劍擊之虎大怒收顏等推問顏具言其狀遂殺顏等并誅邃之子

宣為太子既而宣弟韜有寵于虎宣使人殺之事覺虎復殺宣虎聞韜死哀驚氣絶久之方蘇已知為宣所殺乃囚宣殺之鄴北窮極慘酷宣少子

方數歲虎素愛欲赦之大臣不聽取殺之兒挽虎衣大叫至于絶帶虎因此發病至是議立太子劉昭儀方有寵昭儀故趙主劉曜女有殊色虎嬖之乃立其子世以昭儀為后虎謂羣臣曰吾欲以純灰三斛自滌其腸何為專生惡子年踰二十輙欲殺父今世方十歲比其二十吾已老矣

己酉　五年趙太寧元年石鑒青龍元年燕慕容儁元年春正月趙主虎稱皇帝

夏四月趙主虎卒太子世立其兄遵弒之及其太后劉氏而自立

趙主虎病甚以彭城王遵虎第三子為大將軍鎮關右燕

王斌（虎之子）為丞相張豺為鎮衛大將軍並受遺詔輔政劉后恐斌不利于太子與張豺矯詔免斌歸第尋殺之遵自幽州至鄴敕朝堂受拜遣之遵涕泣而去虎卒世即位尊劉后為皇太后劉氏臨朝稱制遵至河內聞喪會姚弋仲蒲洪及石閔（虎養子本姓冉字永曾內黃人）等討梁犢還（梁犢故東宮高力督石宣既誅犢及高力萬餘人謫戍梁州虎稱帝大赦高力不在赦例犢遂反戍卒皆隨之比至長安眾十餘萬遂出潼關趣洛陽所向奔潰虎以弋仲為征西大將軍與洪閔等討斬之東宮高力石宣簡多力之士以衛東宮號曰高力置督將領之）遇遵于李城

在懷慶府溫縣水經注奉溝水逕李城北即此共說遵曰殿下長且賢先帝亦有意以為嗣末年惛惑為張豺所誤張豺勸虎立世今若聲豺之罪鼓行而討之其誰不開門倒戈以迎殿下者遵然之遂舉兵趣鄴以石閔為前鋒耆舊羯士皆出迎之豺惶怖亦出迎遵命執之擐甲耀兵入升前殿擗踊盡哀斬豺于市夷其族假劉氏令以遵嗣位封世為譙王廢劉氏為太妃尋皆殺之世在位三十三日以石閔為都督中外諸軍事時沛王沖鎮薊聞遵殺世起兵討遵遵遣石閔擊之

獲沖賜死

蒲洪遣使來降

石閔言於趙主遵曰蒲洪人傑也今以鎮關中洪以討梁犢功拜雍州刺史都督雍秦諸州事恐秦雍之地非復國家之有宜

改圖之遵遂罷洪都督洪怒歸枋頭洪先為流民督帥諸氏居枋頭枋頭城名在今河南衛輝府濬縣水經注魏武于淇水口下大枋木以成堰遏其水入白溝以通漕運時人號其處曰枋頭遣使來降

秋七月征討都督褚裒率師伐趙不克而還

褚裒拜疏北伐事雖無成然尚有丈夫氣蔡謨謂當度德量力豈以中原為不應復乎事前無所建白退有後言而史氏方以為明許之無識甚矣

桓温聞趙亂遣諸將經營北方趙揚州刺史王浹舉壽春降西中郎將陳逵進據之征北大將軍褚裒上表請伐趙朝議以裒事任貴重不宜深入宜先遣偏師裒執奏乃加裒征討大都督帥衆三萬徑赴彭城北方士民降者日以千計朝野皆以為中原可復獨蔡謨憂之人問其故謨曰夫能順天乘時濟羣生於艱難者非上聖與英雄不能為也其餘則莫若度德量力觀今日之事殆非時賢所及必將經營分表疲民以遲既而才畧疎短不能副心財殫力竭智勇俱困恐更貽朝廷之憂矣

魯郡民五百餘家起兵來附裒遣

部將以銳卒迎之與趙將李農遇敗歿陳逵毀壽春奔還裒退屯廣陵未幾還鎮京口時河北大亂遺民二十餘萬渡河欲來歸附會裒已還威勢不振皆不能自拔死亡略盡裒慙憤發病而卒詔以荀羡監徐兗軍事是時梁州刺史司馬勳帥衆出駱谷破趙戍三輔豪傑多應之勳兵少不敢進遂向南陽拔宛城殺趙太守而還司馬勳濟南王遂之曾孫

九月張重華自稱涼王

先是朝廷授重華涼州刺史西平公至是遂自稱王

冬十一月趙石鑒虎庶子弑其主遵而自立

初趙主遵之發李城也謂石閔曰努力事成以爾為太子既而立太子衍故燕王衍之子閔不平閔素驍勇屢立戰功復總內外兵權中書令孟準勸遵誅之遵召鑒密議鑒出告閔閔遂弒遵及衍推鑒即位鑒以閔為大將軍遵在位一百八十三日

秦雍流民立蒲洪為王

秦雍流民相帥西歸石虎先破劉曜徙氐羌十五萬落于司冀州後破石生徙秦雍民及氐羌十餘萬戶于關東今因趙亂故西歸路由枋頭共推蒲洪為主衆

至十餘萬鑒懼其逼欲以計遣之乃以洪為雍州牧洪會官屬議應受與否主簿程朴請與趙連和分境而治洪怒曰吾不堪為天子耶引朴斬之

庚戌六年（趙主石祗永寧元年魏主冉閔永興元年舊大國一趙小國三涼燕代新大國一魏凡五僭國）

春閏正月趙石閔弑其主鑒而自立改國號魏

先是趙主鑒陰使樂平王苞（虎之子）等攻石閔不克（鑒懼夜殺苞將軍孫伏都劉銖等復攻閔為閔所殺）閔乃以兵守鑒于御龍觀下令城中曰同心者留不同者各任所之于是趙人百

里內悉入城胡羯去者填門閔知胡之不為已用遂帥趙人以誅胡羯無貴賤男女少長皆斬之死者二十餘萬（其屯戍四方者皆命趙人為將帥者誅之或高鼻多鬚濫死者半）至是汝陰王琨（亦虎之子）起兵討閔諸將張沈張賀度等亦皆擁眾數萬不附于閔閔擊琨敗之遂擊賀度鑒遣使宦者召沈乘虛襲鄴宦者以告閔閔馳還廢鑒弒之（并殺虎之孫二十八人盡滅石氏鑒在位一百三日）謂眾曰吾屬故晉人也請與諸君分割諸州郡奉迎天子還都洛陽何如尚書胡

睦曰陛下聖德應天宜登大位晉氏衰微豈能混一
四海乎閔曰尚書可謂識機知命矣乃即皇帝位國
號大魏閔末救鑒時欲滅去石氏之迹託以讖文有繼趙李改國號曰衛易鑒姓為李氏及己僭
位更號其國曰魏復姓冉氏
以殷浩督揚豫等州軍事
朝廷聞中原大亂復謀進取故以浩為中軍將軍督
揚豫徐兖青州蒲洪為征北大將軍督河北諸軍事
是夏廬江太守袁真攻魏合肥克之明年鮮卑段
龕以青州來降詔以為征北將軍龕蘭之子也

蒲洪自稱三秦王改姓苻

時姚弋仲據灄書涉反頭在今直隸冀州棗强縣東北元和志棗强縣外城即姚弋仲故壘蒲洪據枋頭各有西據關右之志弋仲遣其子襄字景國擊洪洪迎擊破之自稱大都督大將軍大單于三秦王以讖文有草付應王乃改姓苻氏以雷弱兒南安人安梁楞安定人魚遵馮翊人段陵京兆人為將相

二月燕王儁擊趙拔薊城徙都之

先是慕容霸字道業皝第五子後更名垂上書于燕王儁請伐趙

儁猶豫未決將軍封奕慕輿根復言之儁乃以慕容恪慕容評陽騖為三輔將軍恪為輔國評為輔弼騖為輔義謂之三輔慕容霸為前鋒都督選兵二十萬講武戒嚴為進取之計至是儁與霸及慕輿于三道並出趙守將皆走儁遂拔薊入都之中州士女降者相繼燕兵至范陽太守李產欲為趙拒燕衆莫為用乃降儁擢用之于是悉置幽州郡縣守宰遂循冀州取章武河間至渤海趙故殿中督賈堅擁衆不降慕容評與戰擒之以為樂陵太守范陽章武河間皆晉國趙為郡范陽治涿河間治樂城注俱見前章武治東平舒故城在今順天府大城縣渤海晉郡沒于趙治南皮注亦見前李產字子喬范陽人

賈堅渤海人

故趙將麻秋殺苻洪洪子健字建業洪第三子斬秋遣使來請

命

麻秋為苻洪所獲洪以為軍師將軍秋說洪先取關中然後東爭天下洪深然之既而秋因宴鴆洪欲并其衆洪世子健收秋斬之洪將死謂健曰吾所以未入關者以為中州可定今不幸為豎子所困中州非汝兄弟所能辦我死汝急入關言終而卒健代統其

衆乃去王號稱晉官爵告喪請命

趙石祗（虎之子）稱帝于襄國

祗先以新興王鎮襄國冉閔旣篡立趙公卿出奔者多歸之于是祗遂稱帝（改元永寧）六夷（胡三省注胡羯氐羌段氏及巴蠻是為六夷）據州郡者皆稱兵以應祗以姚弋仲為右丞相待以殊禮弋仲子襄雄勇多才畧祗以為驃騎將軍又以苻健為鎮南大將軍

夏魏主閔徵故散騎常侍辛謐（字叔重隴西狄道人）為太常謐不

食而卒

謚有嵩名歷劉石之亂徵辟皆不就及是閔徵為太常謚移閔書以為物極則反致至則危君王宜歸身晉朝必有由夷（許由伯夷）之廉享松喬（赤松子王子喬）之壽因不食而卒

冬十一月苻健入長安遣使來獻捷

先是趙將王朗聞冉閔之亂自長安赴洛其司馬杜洪據長安自稱晉征北將軍關西夷夏皆應之至是

蔡謨三年不就職做名以疾辭

苻健謀據關中乃率兵入潼關健欲取洪恐洪知之乃治宮室于枋頭課民種麥示無西意已自稱晉征西大將軍悉衆而西以魚遵為前鋒治浮橋以濟孟津既濟焚橋自帥大衆與其弟雄俱進苻雄字元才洪季子洪遣將迎戰健敗之遂長驅至長安洪不能守奔司竹園名元和志園在盩厔縣東有監丞掌之

十二月免蔡謨為庶人

謨除司徒三年不就職謨謂所親曰我若為司徒將為後代所哂義不敢拜也詔書屢下終不受于是帝臨軒遣黄門侍中徵之使者十餘反稱疾不至時帝方八歲自旦至申甚倦問左右曰所名人何至今不來臨

驕蹇不臣律以無將之誅實無可宥荀羨輒用危言沮止豈復知有大義耶尹起莘責其傲上不恭尚不失察貶之正書法乃云免謨為無罪之辭則顛倒是非甚矣

軒何時當竟太后乃詔罷朝

會稽王昱等以謨違命無人臣禮請送廷尉謨懼素服自到廷尉待罪殷浩欲加以大辟荀羨曰蔡公今日事危明日必有桓文之舉浩乃止詔免謨為庶人

辛亥七年秦主苻健皇始元年是歲趙亡舊大國一魏小國三涼燕代新大國一秦凡五僭國春正月苻健自稱秦天王是為前秦

健長史賈元碩等請依劉備稱漢中王故事表健為都督關中諸軍事大單于秦王健怒曰吾豈堪為秦

王耶且晉使未返我之官爵非汝曹所知也既而密使梁安諷元碩等上尊號遂即天王大單于位國號大秦健分遣使者問民疾苦挾羅隽異凡趙之苛政不便于民者皆罷之

夏四月趙劉顯弒其主祇而自立

先是魏主閔攻襄國趙主祇遣使乞師于燕及姚弋仲弋仲遣其子襄救之弋仲誡襄曰冉閔棄仁背義屠滅石氏我當為復讐老不能自行汝才十倍于閔若不梟擒不必復來見也燕王儁亦遣兵來會閔軍大敗奔還鄴姚襄歸弋仲怒其不擒閔杖之一百已而祇遣其將劉顯

攻鄴閔大破顯軍顯懼密使請降求弒祗以自效顯還遂弒祗祗在位一年而亡後趙自石勒建國至祗亡凡七主合二十三年未幾顯自稱帝明年魏克襄國殺顯還其民于鄴趙故汝陰王琨奔建康斬之于是石氏遂絶

秋八月魏徐兖荆豫洛即晉司州五州來降

姚弋仲遣使來降

詔以弋仲為車騎大將軍六夷大都督子襄為平北將軍督并州

冬十二月桓温移軍武昌尋復還鎮

初桓温請經畧中原事久不報知朝廷仗殷浩以抗己甚忿之然素知浩之為人亦不之憚以國無他釁遂得相持彌年雖有君臣之跡羈縻而已八州士衆資調殆不為國家用屢求北伐不聽至是拜表輒行帥衆四五萬順流而下軍于武昌朝廷大懼浩欲去位以避温吏部尚書王彪之（字叔武彬之子）言于會稽王昱曰若浩去職人情離駭必有任其責者非殿下而誰

手又謂浩曰彼若抗表問罪卿為之首欲作匹夫豈有全地邪且當靜以待之令相王（謂會稽王）手書為陳成敗彼必旋師若不從則遣中詔又不從乃當以正義相裁奈何無故怱怱先自猖獗乎撫軍司馬高崧（字茂琰廣陵人）乃為畧草書（曰寇難宜平時會宜接能弘斯會非足下而誰然異常之舉衆之所駭遊聲噂𠴲想足下亦少聞之苟或望風震擾一時崩散則望實並喪社稷之事去矣吾與足下雖職有內外安社稷保國家其致一也天下安危繫之明德當先寧國而後圖其外區區誠懷豈可顧嫌而不盡哉）溫即上疏惶恐致謝迴軍還鎮

殷請北征浩抑而不許兹

壬子八年燕主慕容儁元璽元年是歲魏亡大國二燕秦小國二涼代凡四僭國春正月辛卯朔日食

秦王健稱皇帝

健以單于統壹百蠻非天子所宜領以授太子萇

二月殷浩使督統謝尚荀羨進屯壽春張遇據許昌叛降于秦

尚書左丞孔嚴字彭祖愉從子謂浩曰韓彭專征伐蕭曹守管籥君宜思廉藺屈身之誼平勃交歡之謀令穆然

以恢復為己豈自信將畧優于淵有以過姜貞偉倖功可以須其勢而已也于國者固如是

無間然後可以保大定功浩不從上疏請北出許洛使尚羨進屯壽春張遇者故魏將以州來降七年八月遇以許昌降尚等不能撫慰遇仍據許昌叛降于秦浩軍不能進命羨鎮下邳

三月姚弋仲卒子襄率衆來歸詔屯譙城此漢譙縣故城也今頴州府亳州是考譙有三一在河南夏邑祖逖所據一在江南滁州晉僑置曰南譙梁又曰北譙一即此

弋仲有子四十二人臨卒謂諸子曰石氏待吾厚本欲為之盡力今已滅矣汝亟歸于晉當執臣節無為

不義也及卒襄與秦兵戰敗遂帥衆來歸單騎見謝尚尚聞其名命去仗衛幅巾見之歡若平生襄博學善談論江東人士皆重之

夏四月燕慕容恪等擊魏大破之執其主閔以歸殺之

燕王儁遣慕容恪擊魏魏主閔時在常山閔克劉顯因遊食常山諸郡燕兵及之閔戰大敗為燕兵所執閔素有勇名所將兵精銳燕人憚之慕容恪曰閔勇而無謀一夫敵耳不足破也乃分其軍為三部擇鮮卑善射者五千人以鐵鎖連其馬為方陳而前閔乘千里馬名曰朱龍左操兩刃右執鉤戟以擊燕兵斬首三百餘級望見大幢

知其為中軍直衛之燕兩軍從旁夾擊大破之圍閔數重閔潰圍東走朱龍忽斃遂被執送于龍城斬之遣慕容評攻鄴閔將軍蔣幹及太子智閉城拒守遣使求救于謝尚建國三年而亡

六月謝尚得傳國璽獻之

初謝尚使建武將軍戴施據枋頭施聞蔣幹求救乃帥壯士百餘人入鄴助守三臺紿幹得傳國璽宣言使督護何融迎糧陰令懷璽送于枋頭謝尚迎致建康百僚畢賀是秋慕容評克鄴留鎮之戴施奔倉垣

謝尚攻張遇于許昌秦人救之尚等敗績殷浩退屯壽春

秋九月浩復進屯泗口 泗水之口今徐州府境黄河所經本泗水故道

謝尚姚襄共攻張遇秦苻雄等救之尚等戰敗奔還淮南殷浩自許昌還屯壽春 秦徙張遇及陳潁許洛之民五萬餘戶于關中

已而浩復謀再舉 中軍將軍王羲之遺浩書曰今以區區江左天下寒心固已久矣力爭武功非所當作自頃處內外之任者未有深謀遠慮而疲竭根本各從所志竟無一功可論遂令天下將有土崩之勢今莫若還保長江督將各復舊鎮自長江以外羈縻而已引咎責躬更為善治省其賦役與民更始庶可以救倒懸之急也若猶以前事為未工復求之于分外宇宙雖廣自容何所比愚智所

不解也浩不從遂進屯泗口十月謝尚攻克許昌會朝廷徵尚為給事中尚還戍石頭

罷遣太學生徒

浩以軍興罷遣太學生徒學校由此遂廢

冬十一月燕王儁稱皇帝

燕羣僚共上尊號燕王儁許之始置百官即皇帝位先是慕容評克鄴送冉閔后董氏及太子智于薊儁詐言董氏以傳國璽獻之賜董號奉璽君及是稱帝因改元元璽時晉使適至燕儁謂曰汝還白汝天子我承人之乏為中國所推已為帝矣

癸丑九年秋七月殷浩遣兵襲姚襄不克冬十月遂率諸

軍北伐襄邀敗之浩走譙城

姚襄屯歷陽以燕秦方彊未有北伐之志乃夾淮廣興屯田訓厲將士浩惡其彊盛屢遣刺客刺之客皆以情告襄浩潛遣將軍魏憬襲襄襄斬憬并其眾浩愈惡之遷襄蠡臺在河南歸德府商邱縣水經注睢陽城內有臺甚秀廣謂之蠡臺亦曰升臺表授梁國內史襄益疑懼初浩遣人誘秦梁安雷弱兒使殺秦主健許以關右之任弱兒等偽許之且請兵應接會張遇作亂遇入秦為司空秦主健納其繼母遇恥之陰結關中

豪傑欲滅苻氏來降事覺被誅浩聞之以為安等事成遂自壽春帥衆北伐欲進據洛陽修復園陵以襄為前驅襄引兵北行度浩將至偽遁而陰伏甲以邀之浩大敗走保譙城浩將北伐吏部尚書王彪之上會稽王昱牋以為秦人容有詐偽未應輕進及浩敗昱謂彪之曰君言無不中張陳無以過也姚襄收浩資仗濟淮屯盱眙遣使建康陳浩罪狀并自陳謝詔以謝尚督江西淮南軍鎮歷陽

十一月西平公張重華卒謚敬烈子曜靈字元舒嗣十二月涼州廢其主曜靈立張祚字太伯重華庶兄

浩與温峙亂日久罷官失勢竟

祚有勇力善事内外與重華嬖臣趙長等結異姓兄弟及重華卒曜靈方十歲以世子嗣位長等乃廢之而立祚祚尋自稱涼王于是改元置百官郊祀天地尚書馬岌切諫免官郎中丁琪復諫殺之

甲寅十年涼王張祚和平元年春正月廢浩以罪免為庶人徙信安本後漢新安縣晉改名今曰西安為浙江衢州府治以王述為揚州刺史

浩師徒屢敗糧械都盡桓温因朝野之怨上疏請廢之朝廷不得已免浩為庶人徙信安自此内外大權

醜顏受其位置卒致空函取怒由其平日外飾虛靜內貪榮利是以一經挫折依衆畢露可鄙可笑凡為偽士之戒

一歸于温矣浩既廢黜雖愁怨不形辭色常書空作咄咄怪事字久之温謂掾郗超曰浩有德有言向使作令僕足以儀型百揆朝廷用違其才耳將以浩為尚書令以書告之浩欣然許焉將答書慮有謬誤開閉者十數竟達空函温大怒由是遂絶卒于徙所

二月桓温帥師伐秦夏四月大敗秦兵于藍田注見前進軍灞上三輔皆降

温統步騎四萬發江陵水軍自襄陽入均口在襄陽府光化縣西北水涇注均水南注于沔謂之均口至南鄉漢縣唐省故城在今南陽府淅川縣步兵自淅川即故淅縣注見前今淅川乃西魏置趣武關命司馬勳出子午

道以伐秦秦主健遣太子萇等帥衆五萬拒温戰於藍田秦兵大敗温轉戰而前進至灞上（萇等退屯城南健與老弱六千固守長安小城）三輔郡縣皆來降温撫諭居民使安堵復業民爭持牛酒迎勞男女夾路觀之耆老有垂泣者曰不圖今日復覩官軍（北海王猛少好學倜儻有大志隱居華陰聞温入關被褐詣之捫虱而談當世之務旁若無人温異之問曰吾奉命除殘而三秦豪傑未有至者何也猛曰公不遠千里深入敵境今長安咫尺而不渡灞水百姓未知公之心所以不至温嘿然徐曰江東無卿比也乃署猛軍諮祭酒）

王猛字景畧北海劇人

猛未遇苻堅已能辭溫不就非當時處士盜虛聲者比也

姚襄叛降于燕

五月桓溫與秦兵戰不利六月師還

溫與秦丞相雄等戰于白鹿原（即灞上注見前）溫兵不利死者萬餘人初溫指秦麥以為糧既而秦人悉芟麥清野以待之溫軍乏食徙關中三千餘戶而歸（溫欲與王猛俱還猛還山諮師師曰君與桓溫豈並世哉乃辭不就）

秦東海王苻雄卒

雄位兼將相權侔人主而謙恭汎愛遵奉法度故秦主

健重之及是卒子堅字永固襲爵堅性至孝博學多能

交結英豪呂婆樓略陽氐人彊汪梁平老略陽人皆與之善

胡三省曰苻堅事始此

乙卯　十一年秦主苻生壽光元年涼王張元靚太始元年春二月秦大蝗

百草無遺牛馬相噉毛

夏六月秦主健卒太子生字長生健第三子立

先是秦太子萇拒桓溫中流矢死秦主健乃立子生

為太子生幼少一目性麤暴其祖洪嘗戲之曰吾聞瞎兒一淚信乎生怒引佩刀自刺出血曰此

亦一淚也洪大怒鞭之生曰性耐刀鋸不堪鞭棰洪謂健曰此兒狂悖宜早除之不然必破人家健將殺之健弟雄曰兒長自當改何可遽爾及長力舉千鈞虎又奔馬擊刺騎射冠絕一時健以讖文有三羊五眼遂立之

至是健寢疾引魚遵雷弱兒毛貴王墮梁楞梁安段純等受遺詔輔政謂生曰六夷酋帥及大臣執權者若不從汝命宜漸除之遂卒生即位生欲改元羣臣奏曰未踰年而改元非禮也生怒窮推議主得僕射段純殺之中書監胡文言有星孛于大角熒惑入東井不出三年國有大喪大臣戮死願修德以禳之生曰皇后與朕對臨天下可以應大喪矣毛太傅梁車騎梁僕射受遺詔輔政可以應大臣矣乃殺皇后及毛貴梁楞梁安已又殺丞相雷弱兒司空王墮并殺弱兒

九子二十七孫生雖諒陰遊飲自若彎弓露刃以見朝臣鎖鉗鋸鑿備置左右即位未幾后妃公卿下至僕隸凡殺五百餘人

秋閏九月涼州弑其君祚立張元靚字元安為涼王

涼王祚淫虐上下怨憤河州刺史張瓘將軍宋混舉兵攻祚弑之及趙長等殺先欲復立曜靈會曜靈已為祚所殺乃推其弟元靚為涼王時方七歲

丙辰十二年春三月以桓溫為征討大都督督諸軍討姚襄

先是姚襄所部多勸北還襄遂進據許昌至是桓温請移都洛陽修復園陵章十餘上不許詔温討襄

夏四月秦太后彊氏以憂卒

長安大風發屋拔木秦宮中驚擾或稱賊至宮門晝閉五日乃止秦主生推告賊者刳出其心彊太后弟平諫生怒鑿其頂而殺之太后以憂恨卒已而生下詔曰朕受天命君臨萬邦有何不善而謗讟之音扁滿天下殺不過千而謂殘虐行者比肩未足為希方當峻刑極罰復如朕何時潼關以西至長安自去春以來虎狼為暴不食六畜專務食人羣臣請禳之生曰野獸饑

神州陸沈王衍諸人實不得辭其責袁宏乃誘為運有廢興宜桓溫以大牛譏之

則食人飽當自止何禳之有且天豈不愛民哉正以犯罪者多故助朕殺之耳

秋八月桓溫敗姚襄于伊水注見前遂入洛陽修謁諸陵置戍而還襄北走據襄陵漢縣今屬山西平陽府

桓溫自江陵北伐與僚屬登平乘樓大船之樓望中原歎曰遂使神州陸沈百年邱墟王夷甫諸人不得不任其責記室袁宏曰運有廢興豈必諸人之過溫作色曰昔劉景升有千斤大牛噉芻豆十倍于常牛負重致遠曾不若一羸牸魏武入荊州殺以享軍袁宏字彥伯陳郡陽夏人胡三省曰溫以牛況宏徒縻廩祿而無用也先是姚襄圍周成于洛陽成本魏將降晉復叛據洛陽

踰月不克及是溫軍至伊水襄撤圍拒之匿其精銳遣使謂溫曰襄今奉身歸命願敕三軍小却當拜伏路左溫曰我自開復中原無豫君事欲來便前何煩使人襄拒水而戰大敗奔北山即北邙山溫追之不及周成帥衆出降溫屯金墉謁諸陵修毀壞各置陵令表謝尚鎮洛陽令潁川太守毛穆之字憲祖寶之子等戍之襄奔平陽其故將尹赤為秦并州刺史以衆降之襄遂據襄陵

冬十月癸巳朔日食

十一月燕慕容恪攻廣固克之段龕降燕

初龕與燕主儁書抗中表之儀非其稱帝儁怒遣（儁段氏出）

慕容恪擊之龕弟羆驍勇有智謀請先帥精銳拒之

于河龕不從羆固請不已龕怒遂殺之（事在十一年）已而

恪引兵濟河龕拒戰恪大破其軍進圍廣固為高墻

深塹以守之龕樵采路絕城中人相食乃面縛出降

恪撫安新民悉定齊地（龕尋為儁所殺）

遣司空車灌如洛陽修五陵（宣景文武惠五帝陵）

詔遣濩等持節之洛陽修五陵帝及羣臣皆緦服臨于太極殿三日

丁巳　升平元年秦主苻堅永興元年燕光壽元年　春正月朔帝冠太后歸政徙居崇德宫

二月太白入東井

秦有司奏太白罰星東井秦分當有暴兵起京師秦主生曰太白入井自為渴耳何足怪乎為去聲

夏四月姚襄據黄落即今黄堡鎮在西安府同官縣南長安志秦苻黄眉討姚襄于此

秦遣兵擊斬之弟萇字景茂弋仲第二十四子以衆降秦

襄將圖關中進屯杏城在鄜州中部縣西南羌胡及秦民歸之者五萬餘戶遂據黄落秦遣廣平王黄眉東海王堅將軍鄧羌禦之羌以騎三千壓襄壘門而陳襄怒出戰羌陽敗走襄追至三原宋白曰苻秦于嶻嶭山置三原護軍嶻嶭山亦曰嵯峨山在今西安府三原縣西北羌迴騎擊之黄眉等以大衆繼至襄兵大敗擒而斬之弟萇帥其衆降秦以公禮葬襄

六月秦苻堅弒其君生自立為天王

秦王生殘虐滋甚生夢大魚食蒲又長安謡曰東海大魚化為龍男皆為王女為公生乃誅太師魚遵及其子孫又自以眇目諱言殘缺偏隻少無不具之類誤犯而死者不可勝數或刴人面皮使之歌舞以為樂羣臣得保一日如度十年東海王堅素有時譽與故姚襄參軍薛讃太原人權翼人畧陽善讃翼密說堅宜早為計勿使他姓得之堅以問尚書呂婆樓婆樓曰僕刀環上人耳不足以辦大事里舍有王猛者謀畧不世出宜請而咨之堅因婆樓以招猛一見如舊友語及時事堅大悦自謂元德之遇孔明也太史令康權言于生曰昨夜三月並出孛

星入太微連東井自去月上旬沉陰不雨以至于今將有下人謀上之禍生怒以爲妖言撲殺之先是特進梁平老勸堅及早舉事堅未敢發及是生夜對侍婢言曰阿法兄弟亦不可信明當除之婢以告堅及堅兄清河王法法與梁平老帥壯士潛入雲龍門堅與呂婆樓帥麾下繼進宿衛將士皆舍仗歸堅生猶醉寐堅兵殺之堅以位讓法法曰汝適嗣且賢宜立堅乃去帝號稱大秦天王大赦改元立子宏爲太子法爲丞相弟融字博休爲陽平公子丕字永叔爲長

樂公李威（苟太后姑子）為左僕射（融明辯過人耳聞則誦目過不忘力敵百夫堅愛重之丕亦有文武才幹治民斷獄皆亞于融威知王猛賢勸堅以國事任之堅謂猛曰李公知君猶鮑叔牙之于管仲也猛以兄事之法尋為苟太后所忌后乃與李威謀賜法死堅慟哭嘔血封其子陽為東海公敷為清河公）

秋八月立皇后何氏（散騎常侍準之女準字幼道灊人）

冬十一月燕徙都鄴

燕主儁自薊徙都于鄴復作銅雀臺（燕主嘗夢石虎齧其臂乃發虎墓求屍不獲購以百金得于東明觀下僵而不腐儁數其殘暴之罪而鞭之投諸漳水　東明觀在故鄴

城南

秦以王猛為尚書左丞

秦王堅行至尚書以文案不治免左丞陳卓官以王猛代之舉異才修廢職課農桑恤困窮禮百神立學校旌節義繼絶世秦民大悅

戊午 二年秋八月以謝萬監司豫等州軍事

會稽王昱欲以桓温弟雲字子初為豫州刺史僕射王彪之曰温居上流已割天下之半其弟復處西藩兵

權萃于一門非深根固蔕之道也是乃更以謝萬代之王羲之與温殹曰謝萬才流經通使主廊廟固是後來之秀今以撫順荒餘則違才易務矣又遣萬書曰以君邁往不屑之韻而俯同羣辟誠難為意然所謂通識當隨事行藏耳願君與士卒之下者同廿苦則盡善矣萬不能用

秦大旱

秦王堅減膳徹樂命后妃以下悉去羅紈開山澤之利息兵養民旱不為灾

冬荀羨伐燕不克而還以郗曇字重熙鑒之字督徐兗軍事

燕泰山太守賈堅屯山茌漢茌縣晉曰山茌隋省故城在今濟南府長清縣

荀羨引兵擊之擒堅遂拔山茌羨謂堅曰君祖父世為晉臣奈何背本不降堅曰晉自棄中華非吾叛也民既無主彊則托命既已事人安可改節遂憤惋而卒已而慕

容塵遣司馬悅明救泰山羨兵大敗燕復取山茌會

羨疾篤徵還以郗曇督徐兖軍鎮下邳

燕使慕容垂守遼東

燕吳王垂本名霸燕王儁素惡之因為更名初燕王皝奇霸之才故名曰霸將以為世子羣臣諫而止然寵遇猶踰于世子由是儁惡之以其嘗墮馬折齒更名曰䦆

尋以其應讖文更名曰垂徙鎮龍城大得東北之和儁愈惡之遂召還垂娶段氏段末柸女才高性烈自以貴姓不尊事儁后可足渾代北三字姓氏后銜之中常侍涅浩涅姓浩姓希旨告段氏為巫蠱欲以連污垂收下廷尉考驗終無撓辭故垂得免禍而段氏竟死獄中出垂為平州刺史鎮遼東

己未　三年秋泰山太守諸葛攸伐燕敗績冬十月謝萬郗曇復伐之曇病引還萬衆潰免為庶人

攸將水陸二萬擊燕入自石門山名在兖州府曲阜縣西北屯于

荒誕如謝萬豈非元戎之任安尚稱明達者乃欲以世俗周旋思濟其失亦可鄙矣

河渚文河之渚荀羨傳羨引汶通渠至于東阿燕上庸王評帥步騎五萬與戰東阿注見前攸大敗十月詔萬軍下蔡注見前曇軍高平晉侯國後為縣北齊廢故城在今兗州府鄒縣以擊燕萬矜豪傲物但以嘯詠自高未嘗撫衆兄安謂曰汝為元帥宜數接對諸將以悅其心豈有傲誕如此而能濟事也萬乃召集諸將一無所言直以如意指四座云諸將皆勁卒諸將益恨之安慮萬不免乃自隊帥以下無不親造厚相親託萬帥衆入渦潁以援洛陽郗曇以病退屯彭城萬以為燕兵大盛故曇退即引兵還衆遂驚潰萬狼狽單歸諸將欲圖之以安故而止詔廢萬為庶人降曇號建武將軍于是許

昌潁川譙沛諸城皆沒于燕

十二月秦以王猛兼司隸校尉

先是堅以鄧羌為御史中丞又以猛領京兆尹（彊太后弟德酗酒豪横掠人財貨子女猛下車收德奏未及報已陳屍于市堅馳使赦之不及猛與羌同志疾惡糾案無所顧忌數旬之間權豪貴戚殺戮刑免者二十餘人朝廷震栗姦猾屏氣路不拾遺堅歎曰吾今始知天下之有法也既而以猛為吏部尚書尋遷太子詹事左僕射至是以猛為輔國將軍司隸

有毀輒罪之雖因深知其賢然藉衆口而任一人適足自蔽聰明非正道也

校尉居中宿衛餘官如故猛歲中五遷權傾內外人有毀之者堅輒罪之于是羣臣不敢復言

庚申 四年 燕慕容暐建熙元年 春正月燕主儁卒太子暐字景茂立

初燕主儁寢疾謂太原王恪曰今二方未平景茂冲幼社稷屬汝何如恪曰太子雖幼臣何敢干正統儁怒曰兄弟之間豈虛飾邪恪曰陛下若以臣能荷天下之任者豈不能輔少主乎儁喜曰汝能為周公吾復何憂李績字伯陽產之子清方忠亮汝善遇之召吳王垂

還鄴至足疾篤召恪及司空陽騖司徒評將軍慕輿根受遺詔輔政乃卒太子暐即位慕輿根自恃勳舊心不服恪欲為亂已又思戀舊土謀欲還東恪乃密奏根罪狀誅之時新遭大喪誅夷狼籍內外恟懼恪舉止如常人不見其有憂色每出入一人步從或說以宜自嚴備恪曰人情方懼當安重以鎮之奈何復自驚擾恪雖綜大任而朝廷之禮兢兢嚴重每事必與司徒評議之虛心待士諮詢善道量才授任人不踰位朝臣或有過失不顯其狀隨宜他敘時人以為大愧莫敢犯者或有小過自相責曰爾復欲望宰公遷官邪朝廷初聞儁卒皆以為中原可圖桓溫曰慕容恪尚在憂方大耳

秋八月辛丑朔日食既

桓溫以謝安為征西司馬

安少有重名前後徵辟皆不就寓居會稽以山水文籍自娛雖為布衣時人皆以公輔期之士大夫至相謂曰安石不出當如蒼生何安弟萬廢黜始有仕進之志時年已四十餘桓溫請為司馬安乃赴召溫深禮重之

辛酉 五年夏五月帝崩琅邪王丕成帝長子即位是為哀帝

帝崩無嗣皇太后命曰琅邪王丕中興正統義望情地莫與為比其以王奉大統于是百官備法駕迎入即位

秋七月葬永平陵在江寧府上元縣

九月立皇后王氏濛之女

尊何皇后為穆皇后

涼張邕殺宋澄冬十月張天錫駿少子字純嘏誅之詔以張元靚為涼州刺史西平公

先是涼宋混誅張瓘混素忠鯁瓘欲殺之因廢張元靚而自立混以太后命誅之請張元靚去王號復稱涼州牧既而混卒元靚以混弟澄為領軍將軍輔政右司馬張邕惡之至是邕攻殺澄自為中護軍驕縱專權多所刑殺元靚叔父天錫殺之盡滅其族元靚以天錫為大將軍輔政始奉升平年號故有是命

秦滅張平

平故趙并州刺史趙亡降秦又降燕復請降于建康

欲中立以自固既而秦王堅擊之擒其養子張蚝（姓本弓上黨人多力趫捷能曳牛却走超越高城堅募人生致之鄧羌擒之以獻蚝七叉反）平衆大潰乃降（秦王以蚝為虎賁中郎將常置左右猶羌蚝皆萬人敵）未幾燕擊平平復降燕尋又叛燕至是秦攻之謝罪于燕以求救燕人惡其反覆弗救也遂為秦所滅

秦舉四科

秦王堅命牧伯守宰各舉孝弟廉直文學政事察其所舉得者賞之非其人者罪之由是人莫敢妄舉

請託不行士皆自勵雖宗室外戚無才能者皆棄不用宮皆稱職田疇修闢倉庫充實賊盜屏息

哀皇帝

隆和元年壬戌春正月減田租畝收二升

二月以庾希字始彦氷之子爲徐兖刺史袁真監豫司等州軍事

希鎮下邳真鎮汝南

燕呂護攻洛陽桓温遣兵救之秋七月燕師引還

先是護遣使來降拜冀州刺史燕討之復奔還燕事任

升平五年至是護攻洛陽守將陳祐告急桓温遣庾希竟陵太守鄧遐字應遠嶽之子帥師助守因上疏請遷都洛陽朝廷畏温不敢為異著作郎孫綽字興公楚之孫上疏爭之疏曰自喪亂以來六十餘年士民播流江表已經數世存者老子長孫亡者邱隴成行雖北風之思感其素心目前之哀實為交切温今此舉誠為遠圖而百姓震駭豈不以反舊之樂賒趨死之憂促哉臣愚以為宜遣將帥有威名資實者先鎮洛陽掃平梁許清壹河南豺狼遠竄中夏小康然後可徐議遷徙耳温見綽表不悅曰致意興公何不尋君遂初賦綽少慕高尚書著遂初賦以見志而知人家國事邪時朝廷憂懼將遣侍

中止温王述曰温欲以虚聲威朝廷耳但從之自無所至詔從其計温果不行温又議移洛陽鐘虡述曰永嘉不競暫都江左方當蕩平區宇旋軫舊京若其不爾宜改遷園陵不應先事鐘虡温乃止七月護退希等亦還明年燕畧地河南陷許昌汝南陳郡及河南諸城遂逼洛陽

秦王堅臨太學

秦王堅親臨太學考第諸生經義與博士講論自是每月一至

冬十二月戊午朔日食

癸亥　興寧元年夏五月加桓温大司馬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

温以王坦之字文度述之子為長史又以郗超為參軍王珣字元琳導之孫為主簿每事必與二人謀之府中為之語曰髯參軍短主簿能令公喜能令公怒温氣槩高邁罕有所推與超言常自謂不能測傾身待之超亦深自結納與謝元皆為温掾温俱重之曰謝掾年四十必擁旄仗節王掾當作黑頭公皆未易才也謝元字幼度安兄奕之子

秋八月有星孛於角亢

涼張天錫弒其君元靚而自立

天錫弒元靚自稱涼州牧西平公遣司馬奉章詣建康請命

甲子二年涼西平公張天錫元年春三月大閱戶口令所在土斷

令西北士民僑寓東南者所在以土著為斷嚴其法禁稱為庚戌制以是月庚戌日行之故稱

帝寢疾皇太后臨朝攝政

子請父誰父謂所不及見何世為人臣子可說哉

帝信方士言斷穀餌藥以求長生侍中高崧諫不聽尋以藥發不能親萬幾太后攝政

夏五月以王述為尚書令

述每受職不為虛讓其所辭必於不受及為尚書令子坦之白述故事當讓述曰汝謂我不堪邪曰非也但克讓自美事耳述曰既謂堪之何為復讓人言汝勝我定不及也

加桓溫揚州牧

時召温入參朝政辭不至秋七月詔復徵温温至赭圻嶺名在太平府繁昌縣西詔止之温遂城赭圻城在嶺下臨江居之遥領揚州牧

乙丑三年秦建元元年春正月皇后王氏崩謚曰靖

桓温移鎮姑孰以弟豁朗之子監荆揚等州軍事

三月帝崩瑯邪王奕帝之弟郎位是為廢帝

帝崩無嗣皇太后詔以奕承大統

燕陷洛陽將軍沈勁字世堅充之子死之

初沈充之子勁以其父死於逆亂志欲立功以雪恥年三十餘以刑家不得仕及燕人逼洛陽陳祐守之勁自表求配祐効力詔以為長史令自募兵得千人以行至洛陽屢破燕軍祐自度不能守乃以救許昌為名留勁以五百人守之勁喜曰吾志欲致命今得之矣至是燕太宰恪吳王垂共攻克洛陽執勁勁神氣自若恪將宥之將軍慕輿虔曰勁雖奇士觀其志度終不為用遂殺之朝廷嘉勁之忠贈東陽太守

司馬氏光曰沈勁恥父之惡致死以滌之變凶逆之族為忠義之門可謂能為子矣

葬安平陵在江寧府上元縣

夏六月益州刺史周撫卒

撫在益州三十餘年甚有威惠詔以其子楚字元孫代之梁州刺史司勲久有據蜀之志憚撫不敢發及撫卒遂舉兵反自稱成都王引兵入劍閣圍成都桓温遣江夏相朱序會楚討斬之朱序字次倫義陽人

秋七月立皇后庾氏冰之女

帝奕

丙寅 太和元年夏五月皇后庾氏崩

秋七月葬孝皇后

冬十月以會稽王昱為丞相錄尚書事加殊禮

入朝不趨贊拜不名劒履上殿

丁卯 二年春二月燕太宰慕容恪卒

恪疾病燕主暐親視之問以後事恪曰吳王垂文武

兼資管蕭之亞若任以政國家可安不然秦晉必有

覬覦之計言終而卒

秋九月以郗愔都督徐兗等州軍事

冬代王什翼犍擊匈奴劉衛辰鐵弗劉虎之曾孫走之

先是衛辰降秦入居塞内已叛秦降代未幾又叛代至是什翼犍擊之河氷未合命以葦絙約流澌俄而氷合然猶未堅乃散葦於其上氷草相結有如浮梁兵乘以渡衛辰不意兵猝至遂西走什翼犍收其部落什六七而還衛辰奔秦秦送還朔方遣兵戍之

戊辰三年春三月丁巳朔日食

冬十二月加桓温殊禮

位在諸侯王上

己巳四年夏四月桓温帥師代燕秦人救之秋九月温及燕人戰於枋頭不利而還袁眞以壽春叛降於燕

温帥步騎五萬發姑孰自兖州伐燕六月至金鄉後漢縣今屬兖州府天旱水絶使將軍毛虎生穆之小字名犯王又同桓温母名更稱小字靖后諱故行字字鑿鉅野注見前三百里引汶注見前會於清即今大清河古濟水也自泰安府東平州南東北流至武定府利津縣入于海通典東平濟南北海界中

有水流入海謂之清河即此溫引舟師自清水入河舳艫數百里郗超謂溫曰清水入河難以通運若寇不戰運道必絶因敵為資復無所得此危道也不若舉衆趨鄴彼必望風逃潰北歸遼碣若能出戰則事可立決若恐勝負難必務欲持重則莫若頓兵河濟控引漕運俟資儲充備來夏乃進捨此二策而連軍北上進不速決退必愆乏賊因此勢以日月相引漸及秋冬水更流滯北方早寒三軍衆褐者少恐於時所憂非獨無食而已溫不從燕主暐使下邳王厲逆戰敗還前鋒鄧遐朱序亦敗燕兵七月溫至枋頭暐及太傅評大懼謀奔和龍吳王垂曰臣請擊之若其不捷走未晚也暐乃使垂率衆五萬以拒溫又

遣樂嵩請救於秦許賂虎牢以西之地秦羣臣議曰昔桓温伐我燕不救我今温伐燕我何救馬王猛曰燕雖彊大慕容評非温敵也若温舉山東進屯洛邑收幽冀之兵引兗豫之粟觀兵崤澠則陛下大事去矣不如與燕合并以退温温退燕亦病矣然後我承其斃而取之不亦善乎堅從之八月秦王堅遣苟池鄧羌率步騎二萬以救燕初温使袁真攻譙梁開石門以通水運不克九月燕范陽王德字元明皝少子帥騎屯石門李邽帥兵斷温糧道德使慕容宙帥騎一千為前鋒與晉兵遇宙使二百騎挑戰分餘騎為三伏挑戰者兵未交而走晉

兵追之㡳帥伏擊之晉兵死者甚衆溫戰數不利糧儲復竭又聞秦兵將至焚舟棄輜重鎧仗自陸道奔還自東燕晉郡即春秋南燕注見前出倉垣鑿井而飲胡三省注恐燕追兵毒汴濟上流也行七百餘里燕將爭欲追之吳王垂曰溫初退必嚴設警備簡精鋭為後拒不如緩之彼幸吾未至晝夜疾趨俟其氣衰擊之無不克矣乃帥八千騎行躡其後溫果兼道而進數日垂曰可矣乃急之追及於襄邑注見前德先帥勁騎伏於東澗中與垂夾擊

温大破之斬首三萬級秦苟池邀擊温于譙又破之
温收散卒屯於山陽深耻喪敗乃歸罪袁眞奏免為
庶人眞不服表温罪狀朝廷不報遂據壽春叛降燕
冬十一月燕慕容垂出奔秦秦以為冠軍將軍
燕吴王垂自襄邑還鄴威名益振太傅評愈忌之垂
奏將士功賞皆抑而不行太后可足渾氏素惡垂與
評謀誅之太宰恪之子楷知之以告且曰先發制人
但除評及樂安王臧餘無能為矣垂曰骨肉相殘吾

符堅北時方有志并吞以靳材

不忍為也寧避之於外耳十一月請畋於大陸（前見注）因微服將趨龍城至邯鄲少子麟素不為垂所愛逃還告狀燕主暐遣精騎追之垂散騎滅跡得免世子令請給數騎襲鄴垂曰不可乃與段夫人（前妃段氏之女弟）及令楷并諸子俱奔秦初秦王堅聞恪卒陰有圖燕之志憚垂不敢發及聞垂至大喜（郊迎執手曰天生賢傑必相與共成大功此自然之數也要當與卿共定天下告成岱宗然後還卿本邦世封幽州使卿去國不失為子之孝歸朕不失事君之忠不亦美乎）子猛曰垂父子譬如龍虎非可馴之

智過人窮蹙來歸待以不次亦不失為馭英雄之畧破後患與堅敗將所以善其後者無策用曹操不殺先主後世未聞議其失計至堅不殺垂乃以小不忍識之則所云以成敗論人者

物若借以風雲將不可復制不如早除之堅曰吾方收攬英雄以清四海奈何殺之且其始來吾已推誠納之矣匹夫猶不棄言況萬乘乎乃以垂為冠軍將軍時燕遣梁琛使秦及歸言于評曰秦人日閱車旅聚糧陝東和必不久今吳王又往宜為之備評曰秦主何如人琛曰明而善斷問王猛曰名不虛得既又以告燕主暐皆不然之惟皇甫真深以為憂上疏請選將益兵以防未然不聽

秦遣王猛等伐燕十二月取洛陽

初燕人許割虎牢以西賂秦晉兵既退燕人謂使行

人失辭有國有家者分災救難理之常也秦王堅大怒遣猛及將軍梁成鄧羌帥步騎三萬伐之攻洛陽

洛陽降

桓溫徙鎮廣陵

溫發徐兖州民以廣陵城徙鎮之時征役既頻加之疫癘死者什四五百姓嗟怨秘書監孫盛字安國太原中都人作晉春秋直書時事溫見之怒謂盛子曰枋頭誠為失利何至乃如尊君所言若此史遂行自是關君門

門戶事其子遜拜謝請改之時盛年老居家性方嚴有軌度子孫雖班白待之愈峻至是諸子號泣稽顙請爲百口計盛大怒不許諸子遂私改之（盛先已寫別本傳之外國及孝武帝購求異書得之于遼東人與見本不同遂兩存之）

庚午五年（是歲燕亡大國一秦小國二涼代凡三僭國）春正月慕容令自秦奔燕王猛之發長安也請慕容令參其軍事以爲鄉導既至洛陽猛賂垂所親使詐爲垂使者謂令曰吾父子來此以逃死也今王猛疾人如仇秦王心亦難知聞

猛設計給令陷垂非正道也堅待之如舊不失大度然豈不知猛之設計耶抑知而故委曲了事耶

東朝比來悔悟吾今還東汝可速發令疑之躊躇終日又不可審覆乃奔燕軍猛表令叛狀垂懼而出走為追騎所獲秦王堅待之如舊堅謂垂曰卿家國失和委身投朕賢子心不忘本亦各行其志然燕之將亡非令所能存惜其徒入虎口耳且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卿何為過懼而狼狽如是乎燕人以令叛而復還疑為反間從之沙城令自度終不能免帥沙城戍卒數千人襲龍城不克為其下所殺沙城在龍城東北

夏六月秦王猛督諸軍復伐燕

猛督將軍楊安等十將步騎六萬以伐燕燕主暐命

太傅評將中外精兵三十萬拒之評畏猛不敢進猛克壺關所過郡縣皆望風降附燕人大震司徒長史申胤歎曰鄴必亡矣然越得歲而吳伐之卒受其禍今福德在燕燕雖得志燕之復建不過一紀耳入晉陽楊安攻晉陽久未下猛引兵助攻為地道使將軍張蚝帥壯士數百潛入城中大呼斬關納秦兵及慕容評戰于潞川水經注濁漳水過潞縣北闞駰曰潞為冀州浸即濁漳也 潞縣故城在今潞安府潞城縣濁漳注見前敗之評以潞川猛進兵與相持評為人貪鄙障固山泉鬻樵及水積錢帛如邱陵士卒怨憤莫有鬭志猛聞之笑曰慕容評真奴才雖億萬之衆不足畏況數十萬乎燕主暐讓評且趣使戰評大懼請戰于猛猛俄而交兵秦將鄧羌張蚝等馳赴燕陣出入數四旁若無人燕兵大敗評單騎走還遂長

驅圍鄴猛號令嚴明軍無私犯法簡政寛燕民各安其業更相謂曰不圖今日復見太原王猛聞之嘆曰慕容元恭可謂古之遺愛矣設太牢以祭之

秋七月癸酉朔日食

冬十一月秦王堅入鄴執燕主暐以王猛為冀州牧都督關東六州軍事

秦兵圍鄴秦王堅詔猛曰朕今親帥六師星言電赴將軍其休養士卒以俟朕至然後取之于是堅留李威輔太子自率精鋭十萬赴鄴燕主暐與慕容評等

奔龍城堅使將軍郭慶追之及于高陽執暐以詣堅釋之令還宮帥文武出降許奔高句麗高句麗執送于秦 前燕自慕容廆據大棘至儁僭號及暐亡凡四主合八十六年 堅以猛為使持節都督關東六州諸軍事兾州牧鎮鄴守令有闕令以便宜補授將士封賞各有差州縣守長皆因其舊以燕申紹韋儒俱為繡衣使者循行關東觀省風俗勸課農桑賑恤窮困收葬死亡旌顯節行燕政有不便于民者皆變除之遷暐及鮮卑四萬户于長安 封暐為新興侯以評為給事

中皇甫真為奉車都尉燕故太史黄泓嘆曰燕必中興其在吴王乎恨吾老不及見耳

辛未　六年　簡文帝咸安元年　春正月桓温拔壽春獲袁瑾誅之

先是袁真死子瑾代領其衆燕秦皆以兵助瑾桓温擊破之遂圍壽春至是燕已亡瑾求救于秦秦遣將軍王鑒張蚝帥步騎二萬救之温遣桓伊　字叔夏宣族子　等大破鑒蚝于石橋　在肥水北　遂拔壽春擒瑾送建康斬之

代世子寔卒　後魏追謚獻明帝

初代將長孫　拓拔鬱律長子沙莫雄之後為長孫氏　斤謀弑代王什翼

犍寔格之傷脇至是卒寔娶東部大人賀野干賀蘭部酋之女有遺腹子什翼犍名之曰長魏書官氏志北方賀蘭後改為賀氏

涉圭即魏太祖道武皇帝後名珪

秦伐仇池克之執楊纂以歸

初朝廷以楊世楊初曾孫為秦州刺史世亦稱臣于秦世卒子纂立始與秦絶至是秦將楊安等伐纂克之遂執以歸秦王堅命安留鎮仇池

冬十一月桓温入朝廢帝為東海王迎會稽王昱入即

位是為簡文帝

溫恃其才畧陰蓄不臣之志嘗撫枕嘆曰男子不能流芳百世亦當遺臭萬年溫欲先立功河朔以收時望還受九錫及枋頭之敗威名頓挫既克壽春謂郗超曰足以雪枋頭之恥乎超曰未也久之超就溫宿中夜謂曰明公不為伊霍之舉無以立大威權鎮壓四海溫遂與定議以帝素無過而牀第易誣乃揚言帝早有痿疾嬖人朱靈寶等參侍內寢三美人生三男將移皇基人莫能審其虛實乃詣建康諷褚太后請廢

君拜臣揖復成何語觀此則新亭談笑如出二人記載抵牾殊不可解

帝而立會稽王昱並作令草呈之太后集百官于朝堂宣皇太后令廢帝為東海王迎昱即帝位帝既即位温有足疾詔乘輿入殿温撰辭欲陳述廢立本意帝引見便泣下數十行温兢懼竟不能一言而出温威勢翕赫侍中謝安見温遙拜温驚曰安石卿何事乃爾安曰未有君拜于前臣揖于後温遂還姑孰秦王堅聞温廢立謂羣臣曰温前敗灞上後敗枋頭不能思愆自貶以謝百姓方更廢君以立威六十之叟舉動如此將何以容于四海乎諺曰怒其室而作色于父温之謂矣

十二月降封東海王為海西縣公

桓温奏廢放之人不可以臨黎元東海王宜依昌邑故事太后詔封海西縣公尋遷于吳縣温威震内外帝雖處尊位拱默而已帝美風儀善容止留心典籍凝塵滿席湛如也雖神識恬暢然無濟世大畧謝安以為惠帝之流但清談差勝耳

太宗簡文皇帝

壬申咸安二年春三月秦命關東禮送經藝之士

秦王堅詔關東之民學通一經才成一藝者所在郡縣以禮送之在官百石以上學不通一經才不成一

簡文居攝之詔朝臣幾欲依違頓坦之詭之而不行當時謝安

藝者罷遣還民

秋七月帝崩太子昌明即位是為孝武帝

帝不豫急詔桓溫入輔一日一夜發四詔溫辭不至

詔立皇子昌明為皇太子道子為琅邪王領會稽國以奉帝母鄭太妃之祀遺詔溫依周公居攝故事又曰少子可輔者

輔之如不可君自取之侍中王坦之持詔入于帝前

毀之帝曰天下儻來之運卿何所嫌坦之曰天下宣

元之天下陛下何得專之帝乃使改詔曰家國事一

竟未有所匡正想亦在請須大司馬處分之列耳若作如安石何關望之不足爲如此

稟大司馬如諸葛武侯王丞相故事是日帝崩羣臣曰當須大司馬處分王彪之正色曰天子崩太子代立大司馬何容得異朝議乃定太子即位太后欲令温居攝彪之曰此異常大事大司馬必當固讓使萬幾停滯稽廢山陵未敢奉令事遂不行温望簡文臨終傳位不爾便當居攝既不副所望與弟沖書曰詔使吾依武侯王公故事耳疑王坦之謝安所為心銜之

八月秦加王猛都督中外諸軍事

先是秦王堅以猛為丞相苻融為冀州牧猛至長安

復加都督中外諸軍事辭章三四上堅不許猛為相堅端拱于上百官總已下下軍國之事無不由之猛剛明清肅善惡著白放黜尸素顯拔幽滯勸課農桑練習軍旅官必當刑刑必當罪由是國富兵强戰無不克秦國大治陽平公融在冀州坐擅起學舍為有司所糾使燕尚書郎高泰至長安見猛曰昔魯僖公以泮宫發頌齊宣王以稷下垂聲今陽平公開建學宫乃煩有司舉劾明公懲勸如此下吏何以逃罪乎猛曰是吾過也事遂釋

冬十月葵高平陵在江寧府上元縣

三吳大饑

烈宗孝武皇帝

寧康元年春二月桓溫來朝癸酉

溫來朝詣吏部尚書謝安侍中王坦之迎于新亭時都下恟恟云欲誅王謝因移晉祚坦之甚懼安神色不變曰晉祚存亡決于此行溫既至百官拜于道側溫大陳兵衛延見朝士坦之流汗沾衣倒執手板安從容就席謂溫曰安聞諸侯有道守在四鄰明公何

須壁後置人邪溫笑曰正自不能不爾遂命撤之與安笑語移日溫令郗超卧帳中聽其言風動帳開安笑曰郗生可謂入幕之賓矣時天子幼弱外有强臣安與坦之盡忠輔衛卒安晉室三月溫有疾還姑孰

秋七月桓溫死以桓沖都督揚豫江州軍事

溫疾篤諷朝廷求九錫屢使人趣之謝安王坦之故緩其事使袁宏具草安見其草輒改之由是歷旬不就溫弟江州刺史沖問溫以安坦之所宜任溫曰渠等不為汝所處分也溫以世子熙才弱使沖領其衆

温卒冲代温居任盡忠王室或勸誅除時望冲不從始温在鎮死罪皆專决冲以為生殺之重當歸朝廷須報後行熈及弟濟謀殺冲冲徙之長沙稱温遺令以少子元為嗣襲封南郡公時方五歲

桓元字敬道一名靈寶

皇太后臨朝攝政以王彪之為尚書令謝安為僕射謝安以天子幼冲欲請崇德太后臨朝褚太后居崇德宫簡文即位尊后為崇德太后彪之曰王年垂及冠婚反令從嫂臨朝豈所以光揚盛德乎安不欲委任桓冲故請太后臨朝

已得專決遂不從其言彪之與共掌朝政安每歎曰朝廷大事衆所不能決者以諮王公無不立決

冬秦寇梁益陷之

秦取二州邛莋夜郎皆附之梓潼太守周虓固守涪城遣步騎送母趣江陵為秦將所獲虓遂降秦秦王堅欲以虓為尚書郎虓曰蒙晉厚恩老母見獲失節于此母子獲全秦之恩也雖公侯之貴不以為榮遂不仕每見堅或箕踞而坐呼為氐賊秦人以虓不遜屢請殺之堅待之彌厚

周虓字孟威楚之孫

彗星見

彗星出于尾箕晉書天文志尾九星亦為九子箕四星亦曰天津長十餘丈經太微掃東井自四月見及冬不滅秦太史令張孟言尾箕燕分天文志自尾十度至南斗十一度為析木燕之分野東井秦分自東井十六度至柳八度為鶉首秦之分野也今彗起尾箕而掃東井十年之後燕當滅秦二十年之後代當滅燕胡三省曰按天文志雲中入東井一度定襄入東井八度代郡入東井二十八度皆拓拔氏地也所以知代當滅燕者天道好還秦已滅矣代秉天運反而滅燕自然之數也慕容氏布列朝廷臣竊憂之宜剪其魁傑以消天變堅不聽陽平公融亦上疏言之

堅報曰朕方混六合為一家視夷狄為赤子汝宜息慮勿懷耿介夫惟修德可以禳災苟能內求諸已何懼外患乎

甲戌二年春二月以王坦之都督徐兖等州軍事詔謝安總中書

安好聲律朞功之慘不廢絲竹士大夫效之遂以成俗坦之屢書苦諫曰天下之寶當為天下惜之安不能從又嘗與王羲之登冶城在江寧府治北金陵記即今朝天宮悠然

遐想有髙世之志羲之謂曰夏禹勤王手足胼胝文王旰食日不暇給今四郊多壘宜思自効而虛談廢務浮文妨要恐非當世所宜安曰秦任商鞅二世而亡豈清言致患耶

乙亥三年夏五月徐兖都督藍田侯王坦之卒諡曰獻

坦之臨終與謝安桓冲書惟以國家為憂言不及私

以桓冲為徐州刺史謝安領揚州刺史

冲以安素有重望以揚州讓之自求外出桓氏族黨

莫不苦諫冲處之澹然

秋七月秦丞相清河侯王猛卒諡曰武

猛寢疾秦王堅親為祈郊廟社稷分遣近臣徧禱河

岳疾少瘳為之赦殊死以下猛上疏曰不圖陛下以

臣之命而虧天地之德開闢以來未之有也臣聞報

德莫如盡言謹以垂歿之命竊獻遺欵夫善作者不

必善成善始者不必善終古先哲王知功業之不易

戰戰兢兢如臨深谷伏惟陛下追蹤前聖天下幸甚

堅覽之悲慟七月堅親至猛第視疾訪以後事猛曰晉雖僻處江南然正朔相承上下安和臣沒之後願勿以晉為圖鮮卑西羌我之仇敵終為大患宜漸除之以便社稷言終而卒堅比斂三臨哭謂太子宏曰天不欲使吾平一六合耶何奪吾景畧之速也葬之如漢霍光故事

八月立皇后王氏濛孫女

九月以徐邈東莞姑幕人家京口為中書舍人晉官掌呈奏案

帝講孝經始覽典籍延儒士謝安薦邈補中書舍人每被顧問多所匡益帝或宴集酣樂之後好為詩章文詞穢雜邈應時收斂還省刋削經帝重覽然後出之

冬十月癸酉朔日食

秦罷聽訟觀遣太子入學禁老莊圖讖之學

秦王堅詔曰新喪賢輔百司或未稱朕心可罷聽訟觀五日一臨以求民隱今天下雖未大定權可偃武

放誕之弊原于老莊悖亂之萌

起于圖讖東晉膏肓錮疾苻堅一言足以洞其癥結

修文以稱武侯（謂王猛）雅旨其增崇儒教禁老莊圖讖之學犯者棄市妙簡學生太子及羣臣之子皆就學受業尚書郎王佩讀讖堅殺之讖學遂絶

丙子 太元元年（是歲涼代皆亡僭國一秦）春正月朔帝冠太后歸政以謝安為中書監録尚書事

秋七月秦遣兵擊涼州八月敗其兵涼將掌據死之張天錫降

秦王堅以天錫雖稱藩受位而臣道未純遣將軍苟

萇梁熙等將兵臨西河尚書郎閻負梁殊奉詔徵之若有違命即進師撲討負殊至姑臧天錫會官屬謀之皆曰河西天險若悉境內精兵右招西域北引匈奴何遽知其不捷也天錫攘袂大言曰孤計決矣言降者斬乃縛負殊射殺之使將軍馬建帥衆二萬拒秦八月秦師濟河天錫遣掌據軍于洪池嶺名在今涼州府武威縣東南自帥餘衆屯金昌城在今涼州府永昌縣苟萇使姚萇為前驅馬建迎降掌據戰死據兵敗就帳免冑西向稽首伏劍而死天錫

出城自戰城内又反乃奔還姑臧秦兵至天錫面縛

出降凉州郡縣悉下封天錫歸義侯前凉自張軌據凉州至天錫亡

凡九主合六十九年

詔除度田收租之制

初哀帝減田租畝收二升至是除之王公以下口稅

米三斛蠲在役之身

冬十一月己巳朔日食

秦遣兵擊代敗之十二月代寔君弑其君什翼犍秦討

殺之遂分代為二部

劉衛辰為代所逼求救于秦秦王堅遣行唐公洛鄧羌朱彤等將兵擊代以衛辰為鄉導代王什翼犍使南部大人劉庫仁一名洛垂衛辰之族什翼犍之孫將兵拒戰大敗什翼犍病不能自將乃奔隂山之北聞秦兵稍退復還雲中初什翼犍世子寔早卒寔子珪尚幼慕容妃諸子皆長繼嗣未定至是庶長子寔君遂殺諸弟并弑什翼犍秦兵趨雲中部衆逃潰國中大亂珪母賀氏

以珪走依賀納野干之子秦王堅召代長史燕鳳字子章代人問代亂故鳳具以對堅曰天下之惡一也乃執寔君至長安車裂之堅欲遷珪于長安鳳固請曰代王遺孫冲幼莫相統攝庫仁勇而有智衛辰狡猾多變皆不可獨任宜分諸部為二令此兩人統之兩人素有深讐而勢莫敢先發俟其孫稍長立之是陛下有存亡繼絕之德于代使其子孫永為不侵不叛之目此安邊之良策也堅從之分代為二部自河以東屬庫仁自河以西屬衛辰使統其衆賀氏以珪依庫仁庫仁招撫離散恩信甚著奉事拓拔珪恩勤周備不以廢興易意常謂諸子曰此兒

有高天下之志必能恢隆祖業汝曹當謹遇之

丁丑二年春三月以朱序為梁州刺史鎮襄陽

冬十月以桓冲都督江荊等州軍事謝元監江北軍事

桓冲以秦人強盛欲移阻江南奏自江陵徙鎮上明城名在荊州府松滋縣水經注江水東逕上明城北即此使劉波字道則隗之子守江陵

楊亮弘農華陰人漢太尉震之後守江夏時朝廷方以秦寇為憂

詔求文武良將可鎮禦北方者安以兄子元應詔初中

書郎郗超自以其父愔位遇應在謝安之右而優游散地常憤悒形于辭色由是與謝氏有隙及聞安舉

元嘆曰安之明乃能違眾舉親元之才足以不負所舉眾咸以為不然超曰吾嘗與元共在桓公府見其使才雖履屐間未嘗不得其任是以知之元鎮廣陵募驍勇之士得劉牢之字道堅彭城人等數人以牢之為參軍常領精卒為前鋒戰無不捷時號北府兵敵人畏之

散騎常侍王彪之卒謚曰簡

初謝安欲增修宮室彪之曰中興之初即東府在臺城之東為宮殊為儉陋蘇峻之亂成帝止蘭臺即御史臺都坐猶言都堂不蔽風雨是以更營新宮比之漢魏則為儉比之

初過江則為侈矣今寇敵方强豈可大興工役勞擾百姓耶安曰宫室敝陋後人謂人無能爲之曰凡任天下之重者當保國寧家緝熙政事乃以修屋宇為能耶安不能奪故終爲之之世無所營造爲之既卒明年春遂作新宫至秋乃成

戊寅三年春二月秦寇梁州夏四月陷南陽

秦王堅遣長樂公丕等攻襄陽至沔北梁州刺史朱序以秦無舟檝不以為虞既而秦軍浮馬以渡序惶

駭固守中城丕督諸將攻之先是序母韓氏聞秦兵將至自登城履行至西北隅以為不固帥百餘婢及城中女丁築斜城于其内及秦兵敗城西北隅果潰衆移守新城襄陽人謂之夫人城丕欲急攻襄陽苟萇曰吾衆十倍于敵糗糧山積但稍遷漢沔之民于許洛塞其運道絶其援兵譬如網中之禽何患不獲而多殺將士急求成功哉丕從之元和志夫人城在襄陽縣西北慕容垂拔南陽執太守鄭裔與丕會

己卯四年春二月秦陷襄陽執刺史朱序以歸

苻丕久圍襄陽秦御史中丞李柔劾丕師老無功請徵下廷尉秦王遣使持節切讓丕等丕等惶恐命諸軍并力進攻朱序屢破秦兵守備稍懈督護李伯護為秦內應丕遂克襄陽執序送長安堅以序能守節拜度支尚書以伯護為不忠斬之秦將慕容越拔順陽執太守丁穆堅欲官之穆固辭不受丁穆字彥遠譙國人

夏四月秦陷魏興太守吉挹死之字祖沖馮翊蓮芍人

秦韋鍾拔魏興吉挹引刀欲自殺左右奪其刀會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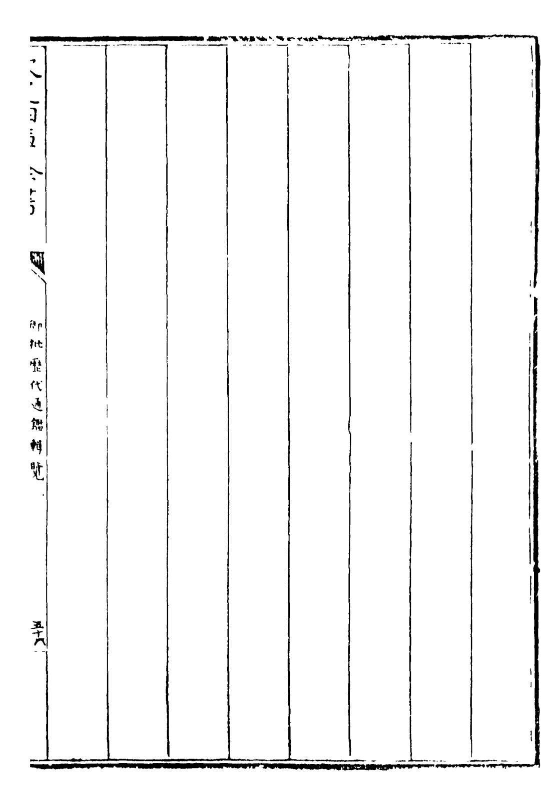
人至執之挹不言不食而死秦王堅嘆曰周孟威不屈于前丁彥遠潔己于後吉祖沖閉口而死何晉氏之多忠臣也挹參軍史穎逃歸得挹臨終手疏詔贈益州刺史

五月秦陷盱眙進圍三阿今曰北阿鎮在揚州府高郵州西北謝元連戰敗走之

先是秦陷彭城淮陰謝元救彭城軍泗口欲遣間使報太守戴逯部將田泓請沒水潛往元遣之為秦人所獲厚賂之使云南軍已敗泓偽許之既而告城中曰南軍垂至我單行來報為賊所執勉之秦人殺之彭城遂陷至是秦將俱難彭超拔盱眙遂圍田

洛于三阿去廣陵百里朝廷大震臨江列戍謝元自廣陵救三阿難超戰敗退保盱眙六月元進攻之又敗退屯淮陰元遣何謙等帥舟師乘潮而上夜焚淮橋難超退屯淮北元謙等共追之戰于君川胡三省注盱眙縣北有君山此山蓋君山之川也復大破之難超北走僅以身免元還廣陵加鎮徐州刺史秦王堅大怒徵超下廷尉自殺難削爵為民

秦大饑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三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三十四五

詳校官侍講臣王燕緒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程嘉謨

校對官學錄臣謝登雋

謄錄監生臣汪應鏊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三十四

晉

烈宗孝武皇帝

庚辰 太元五年春二月秦作教武堂

秦作教武堂于渭城注見前命太學生明陰陽兵法者教授諸將秘書監朱肜諫曰陛下四海之地什得其八宜稍偃武修文乃更始立學舍教人戰鬬之術非

所以致太平也且諸將百戰之餘何患不習于兵而更使受教于書生非所以疆其志氣也此無益于實而有損于名堅乃止

夏四月以謝安為衛將軍與桓冲並開府儀同三司

朝廷以秦兵之退為謝安桓冲之功故有是命

六月秦以苻融為中書監都督諸軍録尚書事苻丕為冀州牧苻暉為豫州牧

秦王堅以諸氐種類繁滋分三原注見前九嵕山名在西安府

醴泉縣東北武都汧雍注俱見前氐十五萬户使諸宗親領之散居方鎮如古諸侯世領其種類如諸侯世封以其子長樂公丕鎮鄴平原公暉鎮洛陽石越梁讜毛興王騰等皆為諸州刺史堅送丕至灞上丕所領氐三千户別其父兄皆慟哭哀感路人秘書侍郎趙整因侍宴援琴而歌曰阿得脂阿得脂伯勞舅父是仇綏尾長翼短不能飛遠徙種人留鮮卑一旦緩急當語誰堅笑不納整宦官也博文疆記能屬文好直言面諫慕容垂夫人得幸于堅堅與之同輦遊于後庭整歌曰不見雀來入鷰室但見浮雲蔽白日堅改容謝之命夫人下輦堅與羣臣飲以極醉為限整作酒德之歌曰地列酒泉天垂酒旗杜康妙識儀狄先知紂喪殷邦桀傾夏國由此言之前危後則堅大悅自是宴

羣臣禮飲而已　趙整畧陽清水人後出家事佛更名道整伯勞爾雅曰鵙伯勞仇綏未詳酒旗通鑑作池胡三省曰當從旗天文志軒轅右角南二星曰酒旗杜康古之造酒者儀狄注見前

秋九月皇后王氏崩

冬十一月葬定皇后

辛巳六年春正月立佛精舍于殿內

帝初奉佛法立精舍　釋迦譜息心所棲曰精舍　于殿內引諸沙門居之左丞王雅　字茂達肅曾孫　諫不從

夏六月庚子朔日食

冬十一月秦冠軍陵桓冲擊破之遂拔管城在安陸府鍾祥縣款水北獲其將閻振吳仲

振仲冠竟陵冲遣太守桓石虔子豁之叅軍桓石民石虔弟帥衆拒擊大破之振仲退保管城石虔進攻拔之獲振仲俘斬萬七千有奇

壬午七年春三月秦司農苻陽堅兄法之子侍郎王皮猛之子尚書郎周虓謀反事覺徙邊

秦東海公陽及王皮周虓謀反事覺收下廷尉秦王

周虓既稱世荷晉恩則不宜受秦爵既受爵復謀叛乃貪生之鄙臣耳苻陽王皮均為叛逆此而不誅何以立紀綱此特苻堅自欲博寬名而失正法矣

堅問其反狀陽曰臣父哀公死不以罪法死事見前臣為父復仇耳堅泣曰哀公之死事不在朕皮曰臣父丞相有佐命之勳而臣不免貧賤欲圖富貴耳堅曰丞相臨終託卿以十具牛為治田之資未嘗為卿求官知子莫若父何其明也虓曰世荷晉恩生為晉臣死為晉鬼復何問乎先是虓屢謀反左右請殺之堅曰孟威烈士秉志如此豈憚死乎殺之適足成其名耳皆赦不誅徙陽高昌即漢車師前部之高昌壁涼置郡秦因之今為土魯番地皮虓朔方之北

秋九月秦遣將軍呂光字世明婆樓之子將兵擊西域

車師鄯善入朝于秦請為鄉導以伐西域之不服者因如漢法置都護以統理之秦王堅以呂光為都督總兵十萬以伐西域陽平公融諫曰西域荒遠得其民不可使得其地不可食漢武征之得不補失臣竊惜之不聽光行越流沙焉耆諸國皆降惟龜茲王帛純固守光進攻大破之帛純出走光撫寧西域恩威甚著遠方諸國皆來歸附

冬十月秦會羣臣于太極殿

秦王堅會羣臣于太極殿議曰今四方畧定惟東南一隅未霑王化計吾士卒可得九十餘萬欲自將討之何如左僕射權翼曰晉雖微弱未有大惡謝安桓冲皆江表偉人君臣輯睦未可圖也太子左衛率石越曰今歲鎮二星名守斗自南斗十二度至須女七度為星紀吳越分野福德歲星所在其國有福故曰福德在吳伐之必有天殃且彼據長江之險民為之用殆未可伐也堅曰天道幽遠未易可知以吾之衆投鞭于江足斷其流又何險之足恃乎

于是羣臣各言利害久之不决堅曰此所謂築室道旁無時可成吾當内斷于心耳羣臣皆出獨留陽平公融問之對曰今伐晉有三難天道不順晉國無釁我數戰兵疲民有畏敵之心羣臣言晉不可伐者皆忠臣也願陛下聽之堅作色曰汝亦如此吾復何望融泣曰晉未可滅昭然甚明且臣之所憂不止于此陛下寵育鮮卑羌羯布滿畿甸太子獨與弱卒留守京師臣懼變生肘腋不可悔也臣之頑愚誠不足采王景畧一時英傑陛下常比之諸葛武侯獨不記其臨没之言乎堅不聽太子宏曰今歲在吳分又晉君無罪若大舉不捷恐威名外挫財力内竭耳堅曰昔吾滅燕亦犯歲而捷秦滅六國豈皆暴虐乎冠軍慕容垂獨言于堅曰陛下斷自聖心足矣晉武平吳所仗者張杜二三臣而已若從衆言豈有混一之功乎堅大悅曰與吾共定

天下者獨卿而已堅素信重沙門道安羣臣使乘間進言堅與遊東苑曰朕將與公南遊吳越泛長江臨滄海不亦樂乎對曰陛下應天御世居中土而制四維自足以比隆堯舜何必櫛風沐雨經畧遐方堅不聽所幸張夫人亦諫曰曰軍旅之事非婦人所當預堅幼子詵最有寵亦諫堅曰天下大事孺子安知

秦大熟

先是五月秦幽州蝗秦王堅命散騎常侍劉蘭彭城人發民撲除之不能滅有司請徵蘭下廷尉秦王曰災降自天非人力所能除此由朕之失政蘭何罪乎至是歲大熟上田畝收七十石下者三十石蝗不出幽州之境不食麻

豆上田畝收百石下者五十石

胡氏三省曰物反常為妖蝗之為災尚已蝗生而不食五穀妖之大者也農夫力穡有秋自古以來無畝收百石七十石之理即五十石三十石亦未之聞也使其有之豈非反常之大者乎使其無之則州縣相與誣飾以罔上亦不祥之大者也秦亡宜矣

癸未八年夏五月桓冲帥師伐秦拔筑陽漢縣隋省故城在今襄陽府穀城縣

先是冲遣將軍朱綽擊襄陽掠六百餘戶而還至是冲帥師十萬復攻襄陽別將攻筑陽拔之秦遣慕容垂來救進臨沔水夜命軍士人持十炬繫于樹枝光照數十里冲懼退還上明

秋八月秦王堅大舉入寇詔征討都督謝石字石奴萬之弟冠軍將軍謝元等帥師拒之

秦王堅下詔大舉民每十丁遣一兵其良家子年二十以下有材勇者皆拜為羽林郎良家子至者三萬餘騎拜趙盛之為少年都統是時秦臣皆不欲堅行獨慕容垂姚萇及良家子勸之陽平公融諫曰垂萇我之仇讐良家少年皆富饒子弟不閑軍旅何可從也堅不聽八月遣融督張蚝慕容垂等步騎二十五

謝安賂堅犂翻
為誰爲惆悵不

萬為前鋒以姚萇為龍驤將軍督益涼州諸軍堅謂萇曰朕昔以龍驤建業未嘗輕以授人卿其勉之竇衝曰王者無戲言此不祥之徵也堅默然慕容紹言于垂曰主上驕矜已甚叔父建中興之業在此行也堅遂發長安戎卒六十餘萬騎二十七萬九月至項城涼州兵始達咸陽蜀漢兵皆順流而下幽冀兵至于彭城東西數千里水陸並進運漕萬艘融等兵先至潁口潁水入淮之口在今江南潁川府潁上縣東詔以謝石為征討大都督謝元為前鋒都督與將軍謝琰字瑗度安之子桓伊胡彬等督衆八萬拒之時都下震恐元

動聲色然八公之勝非未有自敗乃公事例皆虛將至不折之何以異之可謂讀書而不得要識隨人是非者多矣

入問計于謝安安夷然答曰已別有旨既而寂然遂命駕出遊山墅親朋畢集與元圍碁別墅安碁常劣于元是日元懼便為敵手而又不勝安遂遊陟至夜乃還桓沖深以根本為憂遣精騎三千入援安固却之曰朝廷處分已定兵甲無闕宜留以防西藩沖歎曰安石有廟堂之量不閑將畧今大敵垂至方遊談不暇遣諸不經事少年拒之衆又寡弱天下事已可知吾其左衽矣

以琅邪王道子錄尚書六條事

冬十一月謝石謝元等大破秦兵于肥水注見前殺其大將苻融秦王堅走還長安

秦陽平公融等攻壽陽即壽春克之胡彬退保硤石山名

觀謝石謝元憚不敢進之狀則桓沖之言不為無見幸而朱序私通軍情苻堅驕佚自滿苻融未諳軍機臨陣自退以至晉軍乘勢得勝耳不然石元將略僨轅之譏又何佇績之能建哉尹起莘所謂天幸非刻論也

在鳳陽府壽州西北水經注淮水北逕山硤中謂之硤石融進攻之秦將梁成等屯于洛澗在鳳陽府定遠縣西下流入淮謂之洛口柵淮以遏東兵謝石謝元等憚不敢進彬糧盡潛遣使告石等曰今賊盛糧盡恐不復見大軍秦人獲之送于融融使人白秦王堅曰賊少易禽但恐逃去宜速赴之堅乃留大軍于項城引輕騎八千兼道就融遣朱序來說石等不如速降序私謂石等曰若秦衆盡至誠難與為敵今乘諸軍未集宜速擊之若敗其前鋒則彼已奪氣可

遂破也十一月元遣廣陵相劉牢之帥精騎五千趨洛澗梁成阻澗為陳以待之牢之直前渡水擊成大破之斬成分兵斷其歸津秦步騎崩潰赴淮死者萬五千人于是石等水陸繼進堅與融登壽陽城望之見晉兵部陣嚴整又望見八公山上草木皆以為晉兵顧謂融曰此亦勍敵何謂弱也憮然始有懼色八公山在壽州東北漢時有八公詣淮南王安同登此故名秦兵逼肥水而陳元使謂融曰君懸軍深入而置陳逼水此乃持久之計非欲速戰者也若移陳小却使我兵得渡以決勝負不亦善乎秦

諸將皆曰我衆彼寡不如遏之使不得上可以萬全堅曰但使半渡我以鐵騎蹙而殺之蔑不勝矣融亦以為然遂麾兵使卻秦兵遂退不可復止元等引兵渡水擊之融馳騎而畧陳欲以止退者馬倒為晉兵所殺秦兵遂潰元等乘勝追擊至于青岡在壽州西北寰宇記岡高一百步秦兵大敗自相蹈藉死者蔽野塞川其走者聞風聲鶴唳皆以為晉兵且至晝夜不敢息草行露宿重以飢凍死者什七八初秦兵小卻朱序在陳後大

堅不早除垂垂不乘堅之危論者以為英雄度量過人論者又以為失事機皆非也堅負晉而欲藉垂以執功垂因晉而欲

呼曰秦兵敗矣衆遂大奔序因與張天錫皆來奔獲堅所乘雲母車及儀服器械不可勝計遂取壽陽謝安得驛書知秦兵已敗方與客圍棊攝書置牀上了無喜色圍棊如故客問之徐答曰小兒輩遂已破賊既罷還内過户限不覺屐齒之折堅中流矢走至淮北謂張夫人曰吾今復何面目治天下乎潸然流涕是時惟慕容垂所將三萬人獨全堅以千餘騎赴之時垂世子寶言于垂曰此時不可失願不以意氣微恩忘社稷之重垂曰彼以赤心投我若之何害之天苟棄之何患不亡不若保護其危以報德徐俟其釁而圖之既不負宿心且可以義取天下慕容德曰此為報仇非負宿心也垂曰吾昔為太

廢堅以復業正吳越春秋所云蟬不知螳螂不知雀也

傳所不容置身無所秦王以國士遇我後為王猛所賣秦王獨能明之此恩何可忘也若氐運必窮吾當懷集關東以復先業耳垂悉以兵授堅堅收集離散比至洛陽衆十餘萬垂子農復謂垂曰尊不迫人于險其義聲可以感動天下夫取果于未熟與自落不過晚旬日之間然其難易美惡相去遠矣垂善其言行至澠池垂言于堅曰北鄙聞王師不利輕相煽動臣請奉詔書以鎮慰之堅許之權翼諫曰垂勇畧過人世豪東夏譬如養鷹饑之則附人每聞風飆起常有凌霄之志正宜謹其絛籠豈可解縱任其所欲哉堅曰卿言是也然朕已許之

匹夫猶不食言况萬乘乎若天命有廢興固非智力所能移也翼曰陛下重小信而輕社稷臣見其往而不返關東之亂自此始矣堅不聽翼密遣壯士邀垂于河橋垂疑之詭道而去堅至長安哭陽平公融而後入

以謝石為尚書令進謝玄號前將軍固讓不受

石等歸建康得秦樂工能習舊聲于是宗廟始備金石之樂

以王國寶為尚書郎

謝安壻王國寶坦之之子也安惡其為人每抑而不用由是怨安國寶從妹為會稽王道子妃帝與道子皆嗜酒狎昵國寶乃譖安于道子使離間之安功名既盛而險詖求進之徒多毀短安帝稍疎忌之

秦將軍乞伏國仁隴西鮮卑其先有紇干者以雄勇為諸部統主號乞伏可汗傳至祐隣其衆漸盛即國仁五世祖也叛據隴右

初國仁之父司繁為秦將王統所破降秦秦以為南

單于留之長安已復使討叛胡遂鎮勇士川本漢勇士縣晉廢故城在今蘭州府金縣司繁卒國仁嗣為秦前將軍從秦王堅入冦其叔父步頽聞秦師敗率隴西以叛秦使國仁討之國仁遂與步頽合衆至十萬據隴右

丁零北狄種名注見前翟斌起兵攻洛陽秦使慕容垂討之垂叛秦與斌合

慕容垂至安陽修好于長樂公丕丕館垂于鄴西垂潛與燕故臣謀復燕祚會丁零翟斌燕于丁零種落居中山苻堅滅

垂心懷復仇而託言報德蓋恐一發不中轉致蹉跌且觀取果自落及詭道避壯士其深沉陰謀畢見若符丕之應丕既隱忍而俟其變又離間而縱之辭丕斬吏燒亭反形已露託置不問則所謂婦人之仁匹夫之勇耳

燕徙之新安斌仕秦為衛軍中郎叛秦謀攻洛陽秦王堅驛書使垂討之石越言于丕曰垂有恢復舊業之志今復資之以兵此為虎傅翼也丕曰垂在此常恐為肘腋之變今遠之于外不猶愈乎乃以羸兵敝鎧給之又遣苻飛龍帥氐騎一千為之副密戒飛龍曰垂為三軍之帥卿為謀垂之將行矣勉之垂請入鄴城拜廟丕勿許乃潛服而入亭吏禁之垂怒斬吏燒亭而去石越謂丕曰垂反形已露矣可因此除之丕曰淮南之敗垂侍衛乘輿此功不可忘也越退告人曰公父子好為小仁不顧大計終當為人擒耳垂留其子農及從子

楷紹于鄴行至安陽聞丕與飛龍謀因激怒其衆曰吾盡忠于苻氏而彼專欲圖吾父子吾雖欲已得乎乃停河内募兵旬日間有衆八千夜襲飛龍氐兵盡殺之而慕容鳳燕故宜都王桓子等亦各帥部曲歸翟斌會秦豫州牧平原公暉遣毛當討斌鳳擊斬之垂遂濟河焚橋有衆三萬遣人告農等農等遂以晦日將數十騎微服出鄴奔列人漢縣北齊省故城在今廣平府肥鄉縣起兵

甲申九年後燕慕容垂元年後秦姚萇白雀元年舊大國一秦新大國二後燕後秦凡三僭國春正

月慕容垂自稱燕王是為後燕

慕容鳳勸翟斌奉垂為盟主斌從之垂至洛陽斌勸垂稱尊號垂曰新興侯謂慕容暐吾主也當迎歸反正耳垂以洛陽四面受敵欲取鄴而據之乃引兵東至滎陽羣下固請上尊號垂乃稱燕王立統府承制行事帥衆二十餘萬自石門濟河長驅向鄴慕容農之奔列人也止于烏桓魯利家利為之置饌農笑而不食利謂其妻曰惡奴郎貴人家貧無以饌之奈何妻曰郎有雄才大志今無故而至必將有異非為飲食來也君亟出遠望以備非常

利從之農以興復告利乃詣張驤亦烏說之驤曰得利曰死生惟郎是從桓人

舊主而奉之敢不致死于是農驅列人居民爲士卒

使趙秋說屠各東夷烏桓各帥衆數千赴之步騎雲

集遂至數萬長樂公丕使石越討之農參軍趙謙請

急擊越農曰彼甲在外我甲在心晝戰則士卒見其

外貌而憚之不如待暮擊之可以必克令戰士嚴備

以待毋得妄動向暮農鼓譟而出大衆隨之大敗秦

兵斬越越與毛當皆秦驍將相繼敗沒秦人騷動盜

賊羣起垂至鄴農引兵來會垂遂立世子寶字道祐為太子封拜王公百餘人丕使姜讓誚讓垂垂曰孤受主上不世之恩故欲安全長樂公使赴京師然後修復舊業永為隣好若不以鄴城見歸當窮極兵勢恐單馬求生亦不可得也讓厲聲責之曰將軍不容于家國投命聖朝燕之尺土將軍豈有分乎主上與將軍風殊類別一見傾心親如宗戚寵逾勳舊一旦因王師小敗遽有異圖長樂公受分陝之任寧可拱手輸將軍以百城之地乎將軍欲裂冠毀冕自可極其兵勢但惜將軍以七十之年懸首白旗高世之忠更為逆鬼耳垂默然左右請殺之垂曰彼各為其主耳何罪禮而歸之上秦王堅表請送丕歸長安堅怒復書切責之

二月荆江都督豐城公桓冲卒謚宣穆

沖聞謝元等有功自以失言懟恨成疾而卒

燕王垂圍鄴

燕王垂攻鄴拔其外郭秦長樂公丕退守中城垂築長圍守之垂遣其弟德及從子楷等攻秦枋頭館陶皆取之于是關東六州郡縣多降于燕

燕慕容泓暐之弟起兵華陰慕容沖泓之弟起兵平陽秦遣苻叡堅之子擊泓敗死夏四月叡司馬姚萇起兵北地自稱秦王是為後秦

泓為秦北地長史聞燕王垂攻鄴亡奔關東收集鮮

卑還屯華陰其衆遂盛自稱雍州牧秦王堅使鉅鹿公叡都督中外諸軍事討泓以姚萇為司馬泓弟冲為秦平陽太守亦起兵河東進攻蒲坂堅使竇衝討之泓聞秦兵且至帥衆將奔關東叡麤猛輕敵欲馳兵邀之姚萇諫不聽遂與戰兵敗為泓所殺萇遣其長史詣堅謝罪堅怒殺之萇懼奔渭北馬牧于是天水尹緯字景亮尹詳南安龎演等糾煽羌豪五萬餘衆推萇為盟主萇自稱秦王進屯北地羌胡降者十餘

營中水三尺營外寸餘或出附會奇談不然則萇結營處適當窪下耳若謂別有神佑乎地水能自湧有是理乎

萇已而萇出北地堅自帥步騎二萬擊之萇兵屢敗軍中無井秦人塞安公谷堰水以困之會天大雨萇營中水三尺營外寸餘而已萇軍復振堅歎曰天亦佑賊乎安公谷在西安府耀州

秦遣兵擊慕容沖破之沖奔華陰泓遂進偪長安

秦竇衝擊沖破之沖奔華陰泓衆至十餘萬改元燕興已而燕諸將殺泓立沖為太弟沖大破秦兵于鄭西鄭縣之西遂據阿房城泓沖之叛也堅召慕容暐責之曰卿之宗族可謂人面獸心不可以國士期也命暐以書招諭泓沖及垂暐密遣使謂泓曰吾籠中之人必無還理且燕室之罪人也不足復顧汝勉建大業聽吾死便即尊位及泓見殺沖復敗秦兵暐與慕容肅謀伏兵殺堅事覺堅誅暐肅并鮮卑無

少長皆殺之燕王垂幼子桑與太子寶之子盛乘間得出奔沖　阿房城注見前阿房

六月崇德太后褚氏崩

秋七月葬康獻皇后

八月燕王垂解鄴圍趨新城即新興城垂所築以置輜重在廣平府肥鄉縣

初燕王垂圍鄴城久不下以右司馬封衡言引漳水灌之垂行圍因飲于華林園秦人密出兵掩之矢下如雨垂幾不得出冠軍慕容隆將騎衝之垂僅而得免至是鄴中芻糧俱盡削松木以飼馬垂曰苻丕必

無降理不如開丞西歸之路以謝秦王疇昔之恩乃解圍趨新城時翟斌以鄴城不下潛與秦通謀事覺垂殺之遣都督謝元帥師伐秦取河南太保安三月詔以安為太保奏請乘苻氏傾敗開拓中原以元為前鋒都督帥桓石虔等伐秦元至下邳秦徐州刺史趙遷棄彭城走元進據之使彭城内史劉牢之攻秦兖州刺史張崇棄鄄城奔燕牢之據鄄城河南城堡皆來歸附已而元遣兵攻秦青州降之朝廷加元都督徐兖青司冀幽并七州諸軍事

冬十月辛卯朔日食

後秦王萇攻新平後漢郡今陜西邠州是

初新平人殺其郡將秦王堅鈌其城角以恥之新平民望謂郡之賢豪深以為病欲立忠義以雪之及是萇至太守苟輔欲降郡人馮傑等諫曰昔田單以一城存齊今秦猶連城過百奈何遽為叛臣乎輔喜曰此吾志也于是憑城固守後秦為土山地道輔亦于内為之或戰地下或戰山上後秦之衆死者萬餘人輔詐

降以誘萇萇將入城覺之而返輔伏兵邀擊幾獲之又殺萬餘人輔堅守數月糧竭矢盡乃帥其民以出欲赴長安萇圍而阬之

慕容垂復圍鄴謝元遣劉牢之救之且餽之粟

先是謝元遣劉牢之等據碻磝城名在泰安府東阿縣碻磝山上郭滿據滑臺亦曰白馬城今為衛輝府滑縣治元和志滑州治白馬城即古滑臺昔滑氏于此為壘後人增以為城顏肱劉襲軍河北襲攻黎陽注見前克之苻

丕大懼會燕王垂復引兵圍鄴丕進退路窮遣參軍焦逵請救于元元欲徵丕任子逵固陳丕款誠元乃

遣劉牢之等帥衆二萬救鄴丕告饑元運米二千斛

饋之

乙酉十年秦王苻堅大安元年西燕主慕容沖更始元年西秦王乞伏國仁建義元年舊大國三秦燕後秦新大國一西燕小國一西秦凡五僭國春正月燕慕容沖稱帝于阿房是為

西燕

沖稱帝改元頗有自得之志賞罸任情慕容盛字道運寶子年十三謂慕容柔曰十人之長亦須才過九人

然後得安今中山王才不逮人功未成而驕已甚殆

難濟乎已而沖襲長安秦王堅與戰屢敗之

夏四月劉牢之進兵至鄴燕王垂逆戰敗走中山牢之追擊大敗而還

牢之自枋頭至鄴燕王垂逆戰而敗遂撤圍北遁牢之引兵追之疾趨二百里至五橋澤胡三省注在臨漳縣北争燕輜重垂邀擊大破之牢之單馬走會秦救至得免鄴中饑甚丕率衆就晉穀于枋頭牢之入屯鄴城兵復少振尋坐軍敗徵還丕亦還鄴燕秦相持經年幽冀人相食邑落蕭

堅始禁圖讖之學不可謂不明至是轉信讖文以身嘗試豈喪敗之後神智沮遂致遑遽若此邪其不能復振宜矣

條垂以桑椹為軍糧北趨中山

五月西燕攻長安秦王堅出奔五將山在鳳翔府岐山縣東北亦曰武將山後秦執之以歸

西燕主沖攻長安秦王堅身自督戰飛矢滿體沖縱兵暴掠士民流散道路斷絕千里無煙堅大懼以讖書云帝出五將久長得乃留太子宏守長安帥騎數百與張夫人中山公詵奔五將山後秦王萇遣驍騎將軍吳忠圍之秦兵皆散走堅神色自若忠執之送

詣新平堅之出也宣告州郡期以孟冬救長安宏不能守出奔下辨沖入長安縱兵大掠死者不可勝計已而宏自武都假道來奔詔處之江州

秋八月太保建昌公謝安卒諡曰文靖

先是安與琅邪王道子有隙會秦人求救安請自將出鎮廣陵至是有疾求還至建康而卒詔加殊禮以葬

以琅邪王道子領揚州刺史録尚書都督中外諸軍事

後秦王萇弑秦王堅

後秦王萇幽秦王堅于別室使求傳國璽堅叱之曰五胡次序無汝羌名璽已送晉不可得也堅自以平生遇萇有恩尤忿之數罵萇求死萇遣人縊之張夫人中山公詵皆自殺後秦將士亦皆哀慟萇欲隱其名諡堅曰壯烈天王

司馬氏光曰論者皆以為堅之亡由不殺慕容垂姚萇光獨以為不然使堅治國無失其道則垂萇皆秦之能臣也烏能為亂哉李克有言數戰則民疲數勝則主驕以驕主御疲民未有不亡者也堅似之矣

秦苻丕稱帝于晉陽

秦長樂公丕將赴長安會幽州刺史王永猛之子自薊州舉關遣使招之丕乃帥鄴中男女六萬餘口西如潞川將軍張蚝并州刺史王騰迎入晉陽永以騎來會丕始知堅死乃發喪即位丕既去鄴燕使慕容和守之

九月秦呂光還自龜茲擊涼州殺其刺史梁熙而代之初呂光以龜茲饒樂欲留居之天竺沙門鳩摩羅什曰此不足留將軍但東歸自有福地可居光乃以駝二萬餘頭載外國珍寶奇玩驅駿馬萬匹而還至玉

門涼州刺史梁熙發兵拒之光破其兵斬熙入姑臧自領涼州刺史郡縣皆降酒泉太守宋皓西郡太守索泮城守不下光攻而執之責泮不降泮曰將軍受詔平西域不受詔亂涼州梁公何罪而將軍殺之泮力不能報讐主滅臣死固其宜也光皆殺之初張天錫之南奔也秦長水校尉王穆匿其世子大豫與俱奔河西既而魏安人焦松聚兵迎大豫為主攻拔昌松進逼姑臧嶺西諸郡皆應之尋為呂光所攻大豫奔廣武廣武人執送姑臧斬之穆亦被殺索泮字德林敦煌人西郡後漢末置治日勒故城在今甘州府山丹縣魏安廣武皆前涼所置郡故城俱在今涼州府平番縣昌松本漢蒼松縣後涼改昌松廢縣在涼州府古浪縣

乞伏國仁自稱單于是為西秦

國仁稱單于置將相分其地置十二郡築勇士城而都之秦封以為苑川城名在蘭州府金縣水經注苑川水北逕牧師苑故漢牧苑之地有東西二城相去七里王

冬十二月燕慕容麟攻秦博陵後漢縣晉置郡後魏省故城在今保定府蠡縣守將王兗新平氏人死之

麟攻博陵王兗固守城中糧竭矢盡功曹張猗踰城出聚衆以應麟兗臨城數之曰卿是秦民吾是卿君卿起兵應賊而號義兵何名實之相違也古人求忠

臣必于孝子之門卿母在城棄而不顧吾何有焉不意中州禮義之邦乃有如卿者也麟援博陵執充殺之

燕定都中山

先是燕樂浪王溫屯中山撫舊招新勸課農桑倉庫充溢溫乃運給軍糧且營中山宮室及是燕王垂至謂諸將曰樂浪王之功雖蕭何何以加之乃定都焉

丙戌十一年秦主苻登泰初元年燕建興元年後秦建初元年西燕主慕容永中興元年魏太祖道武

帝拓跋珪登國元年涼王呂光天安元年舊大國四秦燕後秦西燕小國一西秦新大國一魏小國一後涼凡七僭國

春正月拓跋珪復立為代王

先是劉庫仁死弟頭眷代領其衆庫仁之子顯弑之而自立顯又欲殺拓跋珪珪遂奔賀蘭部依其舅賀訥至是珪從曾祖紇羅力微之曾孫與諸部大人共請賀訥推珪為王大會于牛川在今山西朔平府右玉縣北邊牆外即代王位以長孫嵩代人叔孫普洛拓跋隣命叔父之裔曰乙旃氏後改叔孫氏

為南北部大人分治其衆以張衮字洪龍上谷沮陽人為左長史許謙字元遜代人為右司馬王建廣寧人等為外朝大人奚牧拓跋隣之弟為達奚氏後改奚為治民長皆掌宿衛及參謀議長孫道生嵩從弟等出納教命尋徙都盛樂已而珪以燕師擊顯大破之顯奔西燕盛樂注見前

燕王垂稱皇帝

始置公卿百官繕治宗廟社稷

丁零翟遼斌從子據黎陽

翟斌之死也遼奔黎陽太守滕恬之南陽西鄂人含從子甚愛信之恬之喜畋獵不愛士卒遼潛施姦惠以收衆心遂執恬之而據其郡明年燕王垂使慕容楷擊遼降之遼尋復叛燕自稱魏天王屯滑臺

二月西燕弑其主沖

沖樂在長安且畏燕主垂之彊課農築室為久安計鮮卑咸怨將軍韓延因衆心不悅殺之立沖將段隨為燕王三月慕容恒慕容永廆從孫殺隨立宜都王子

顗帥鮮卑男女四十萬口去長安而東恒弟韜殺顗恒立沖之子瑤永又殺之乃立泓之子忠為帝忠以永為丞相至聞喜聞燕王垂已稱帝不敢進築燕熙城（在今絳州聞喜縣）而居之未幾刁雲等復殺忠推永為河東王稱藩于燕

三月泰山太守張願叛謝元退屯淮陰

初謝元欲使朱序屯梁國而自屯彭城以北固河上西援洛陽朝議以征役既久欲令元置戍而還至是

張願以郡叛降翟遼北方騷動元謝罪乞解職詔慰諭令還淮陰明年燕擊張願破之于是青兖徐諸州郡縣壁壘多降于燕後劉牢之擊敗翟遼願復來降

夏四月代改稱魏

魏王珪務農息民國人悅之

後秦王萇取長安稱皇帝

鮮卑既東長安空虛萇取之始稱皇帝置百官

六月以楊亮爲雍州刺史鎮衛山陵渤州刺史桓石民

取弘農初置湖陜二戍後湖陜為姚興所陷

秋七月秦以苻登宇文高為南安注見前王堅族孫

枹罕諸氐以河州刺史衛平衰老廢之推狄道長苻

登為雍河二州牧率衆五萬下隴攻南安拔之馳使

請命秦主丕因而命之仍封南安王

冬十月西燕擊秦敗之秦主丕奔東垣故城在今河南府新安縣魏書地形志新安郡東垣即此將軍馮該擊殺之

慕容永遣使詣秦主丕求假道東歸丕不許與戰于

襄陵秦兵大敗丞相王永等皆死丕帥騎數千南奔東垣謀襲洛陽馮該自陜邀擊殺之執其太子寧等送建康詔赦不誅

西燕慕容永稱帝于長子漢縣今屬山西潞安府

永進據長子即帝位將以秦后楊氏為上夫人楊氏引劍刺之為永所殺時燕主垂之子琛及孫賦會皆在長子相繼逃歸于垂

海西公奕薨于吳

公自徙吳之後深慮橫禍專飲酒恣聲色有子不育

時人憐之至是薨年四十五

十一月秦苻登稱帝于南安

登既克南安夷夏歸之者三萬餘户遂進攻後秦主萇之弟碩德于秦州萇自往救之登與戰大破之㖙青㖙姓青名氐人射萇中之萇走保上邽碩德代統其衆至是秦尚書冦遺奉渤海王懿丕之子自杏城注見前奔南安登發丕喪行服議立懿為主衆曰渤海年幼未堪多難非大王不可登乃即帝位

十二月呂光自稱酒泉公是為後涼

初光得秦主堅凶問舉軍縞素至是自稱涼州牧酒泉公

秦主登伐後秦

秦主登立世祖丕謚堅世祖宣昭皇帝神主于軍中載以輜軿衛以虎賁凡所欲為必啟而後行引兵五萬東擊後秦將士皆刻鉾鎧為死休字每戰以劍矟為方圓大陣有厚薄從中分配故人自為戰所向無前初長安之將敗

蹈垣閉門聖賢譏其已甚安有奉詔徵而可逃匿他所乎逵托自求其志之說然亦虛辭所謂

也將軍徐嵩胡空各聚衆結壘自固既而受後秦官爵後秦以王禮葬秦王堅于二壘之間及登至嵩空以壘降登拜嵩雍州刺史空京兆尹改葬堅以天子之禮　徐嵩字元高盛之子

丁亥十二年春正月以朱序為青兖刺史鎮淮陰謝元為會稽內史

夏四月尊母李氏為皇太妃

五月徵處士戴逵字安道譙國人徙會稽不至

詔徵會稽處士戴逵逵累辭不就郡縣敦逼不已逵逃匿于吳內史謝元上疏曰逵自求其志今王命未

率天下而入於無用者以欲曲成其名於世何補謝元顧斤斤愛惜謂當使其身名並存亦鄙論耳

回將罹風霜之患陛下既已愛而器之宜使其身名並存請絕名命帝許之

秋八月立子德宗為皇太子

冬十二月後秦攻秦拔將軍徐嵩壘嵩死之

後秦姚方成拔嵩壘執而數之嵩罵曰汝姚萇罪當萬死先帝赦之授任內外榮寵極矣曾不如犬馬識所養之恩親為大逆汝羌輩豈可以人理期也何不速殺我早見先帝取萇于地下治之方成怒三斬嵩

悉坑其士卒萇掘秦主堅屍鞭撻剝裸薦之以棘坎土而埋之

戊子十三年西秦王乞伏乾歸太初元年春正月康樂公謝元卒謚獻武

秦主登軍朝那漢縣屬安定郡後魏廢故城在今平涼府平涼縣後秦主萇軍武都胡三省注此武都亦當在安定界漢安定有安武縣武都或即此地

兩秦相持屢戰互有勝負數月乃解關西豪傑以後秦無成功多去而附秦

夏四月以朱序都督司雍等州軍事戍洛陽譙王恬字元愉烈王無忌子都督兗冀等州軍事鎮淮陰

六月西秦王乞伏國仁卒弟乾歸立

乾歸號河南王遷都金城注見前秦封以為金城王秦

涼鮮卑羌胡多附之

秋八月魏遣使如燕

魏主珪密有圖燕之志遣九原公儀什翼犍之孫奉使至

中山還言于珪曰燕主衰老太子闇弱范陽王謂慕容德

自負材氣非少主臣燕主既没内難必作于時乃可

圖也今則未可珪善之

己丑十四年後涼麟嘉元年春二月呂光自稱三河王

秋八月秦主登擊安定後秦主萇襲破其輜重秦后毛氏死之

秦主登留輜重于大界胡三省注在安定新平之間自將輕騎攻安定先是後秦主萇以秦戰屢勝謂得秦王堅之助亦于軍中立堅像而禱之秦主登升樓遥謂之曰為臣弒君而立像求福庸有益乎因大呼曰弒君賊姚萇何不自出吾與汝決之萇不應至是萇以軍未有利斬像首以送秦諸將勸萇決戰萇曰與窮冦爭勝兵家之忌也吾將以計取之乃留兵守安定夜帥騎三萬

襲大界克之登后毛氏美而勇善騎射兵入其營猶彎弓跨馬帥壯士力戰殺七百餘人衆寡不敵為後秦所執萇將納之毛氏罵且哭曰姚萇汝已弑天子又欲辱皇后皇天后土寧汝容乎遂殺之諸將欲因秦軍駭亂擊之萇曰登衆雖亂怒氣猶盛未可輕也遂止登收餘衆保胡空壘

劉友益書法曰秦世氐耳前王充繼徐嵩此毛氏死節者凡三人世亂識忠臣信哉

冬十一月以范寧字武子順陽人為豫章太守

初帝既親政事威權已出有人主之量已而溺于酒

色委政于琅邪王道子道子亦嗜酒日夕與帝以酣歌為事又崇尚浮屠窮奢極費所親昵者皆姏武酬反老女姆莫補反女稱姆女師也僧尼近習弄權交通請託賄賂公行官爵濫雜刑獄繆亂尚書令陸納望宮闕歎曰好家居纖兒欲撞壞之邪左衛領營將軍許營上疏不省陸納字祖言吳人許營會稽人道子勢傾中外帝漸不平侍中王國寶以讒佞有寵于道子諷八座啓道子宜加殊禮護軍車胤字武子南平人曰此乃成王所以尊周公者今主上當陽豈得為此乃稱疾不署疏奏帝大怒

先由小忠信以成大不忠不信實千古小人通病徐邈諄諄致書戒甯勿任耳目持論極當但所云得國士良吏委以攝掌則猶未為盡善使無允知灼見之

而嘉猶有守中書侍郎范甯徐邈為帝所親信數進忠言補正闕失指斥姦黨國寶甯之甥也甯尤疾其阿諛勸帝黜之國寶遂與道子譖甯出為豫章太守甯在豫章遣議曹下屬城採求風政訊問官長得失徐邈與甯書曰自古以來欲為左右耳目者無非小人皆先因小忠而成其大不忠先藉小信而成其大不信遂使讒諂並進善惡倒置可不戒哉足下慎選綱紀必得國士以攝諸曹諸曹皆得良吏以掌文案又擇公方之人以為監司則清濁能否莫可混淆足下但平心而處之何取于耳目哉甯好儒學性執直常謂王弼何晏之罪深于桀紂或以為貶之太過甯曰王何蔑棄典文幽沉仁義游辭浮說波蕩後生使縉紳之徒翻然改轍以至禮壞樂崩中原傾覆遺風

明採取虛名過為任用則貽悮正復不淺生嘯畫諾之風其流弊將安底哉

餘俗至今為患桀紂縱暴一時適足以喪身覆國為後世戒豈能同百姓之視聽哉故吾以為一世之禍輕歷代之患重自喪之惡小迷衆之罪大也

庚寅 十五年春正月西燕主永寇洛陽朱序擊走之還擊翟遼又走之

西燕主永引兵向洛陽朱序自河陰北濟河擊敗之永走還上黨序追至白水在山西澤州府鳳臺縣南水經注白水出高都縣故城西即此會翟遼謀向洛陽序乃引兵還擊走之留將軍朱黨守石門使其子畧督護洛陽自還襄陽已而西燕復寇

河南太守楊佺期擊破之　佺期亮之子

二月以王恭字孝伯蘊之子都督青兗等州軍事

琅邪王道子恃寵驕恣帝寖不能平欲選時望為藩鎮以潛制之問于太子左衛率王雅曰吾欲用王恭殷仲堪陳郡人何如雅曰恭風神簡貴志氣方嚴仲堪謹于細行以文義著稱然皆峻狹自是幹畧不長天下無事足以守職若其有事必為亂階矣帝不從乃使恭鎮京口

夏四月秦將軍魏揭飛攻後秦之杏城雷惡地應之後秦主萇擊斬揭飛惡地降

先是秦將軍雷惡地降于後秦後秦主萇使人詐招秦主登許開門納之登將從之惡地在外馳騎見登曰萇多詐不可信也萇聞之謂諸將曰此羌見登事不成矣登以惡地勇略過人憚之于是惡地降萇 至是秦主登遣將軍魏揭飛帥氐胡攻後秦將姚當成于杏城惡地復應之攻李潤地名在同州府大荔縣西北李延壽曰馮翊東有李潤鎮即此 後秦主萇自引精兵一千六百擊之揭飛惡地有衆數萬氐胡赴之者首尾不

絶見後秦兵少悉衆攻之萇固壘不戰示之以弱潛遣騎出其後揭飛兵擾亂萇縱兵擊之斬揭飛及其將士萬餘級惡地請降萇待之如初萇命姚當成于所營之地每柵孔中樹一木以旌戰功當成曰營地太小萇曰我自結髮以來與人戰未嘗如此之快以千餘兵破三萬之衆營地惟小為奇豈以大為貴哉是秋馮翊人郭質起兵應秦移檄三輔獨鄭縣人苟曜不從聚衆附于後秦擊質質走洛陽明年夏苟曜密招秦主登許為內應登赴之軍于馬頭原萇帥衆逆戰登擊破之斬其將軍吳忠萇收兵復戰姚碩德問之萇曰登用兵遲緩不識虛實今輕兵直進此必苟曜與之有謀也緩之則其謀得成故及其未合急擊之耳遂進戰大敗之登退屯郿尋復攻安定萇拒之謂太子興曰

苟曜閒吾北行必來見汝汝執誅之萇既行曜果至長安興誅之萇擊登于安定城東敗之馬頭原在鳳翔府郿縣東南

辛卯十六年冬十月魏王珪擊柔然東胡之苗裔其先曰木骨閭因以為氏木骨閭死子車鹿會雄健始有部衆自號柔然大破之徙之雲中

初柔然部人世服于代及秦滅代遂附于劉衛辰魏王珪即位高車古赤狄之種初號為狄歷北方名為勅勒諸夏以為高車丁零諸部皆服獨柔然不下珪引兵擊之柔然舉部遁走珪倍道追之及于大磧大破之悉徙其部衆于雲中

劉衛辰攻魏南部魏王珪大破之衛辰走死諸部悉降

劉衛辰遣子直力鞮率衆九萬攻魏南部魏王珪引兵大破之乘勝追奔衛辰部落駭亂珪遂直抵其所居悅跋城即代來城在今鄂爾多斯左翼界衛辰父子出走分遣輕騎追之獲直力鞮衛辰為其下所殺珪誅其宗黨五千人河南諸部悉降獲馬三十餘萬匹牛羊四百餘萬頭國用由是遂饒衛辰少子勃勃即赫連勃勃字屈孑亡奔薛干部鮮卑別部薛干部送于沒奕干河西鮮卑後秦封高平公沒奕

干以女妻之

壬辰十七年夏五月丁卯朔日食

燕主垂擊翟釗遼之子釗奔西燕

先是翟遼死子釗代領其衆至是燕主垂擊釗垂軍至黎陽臨河欲濟釗列兵南岸以拒之垂徙營就西津去黎陽西四十里為牛皮船百餘艘偽列兵仗泝流而上釗急引兵趨之垂潛遣慕容鎮等自黎陽津夜濟營于河南比明營成釗急還攻垂命堅壁勿戰

釗兵往來疲暍攻營不拔將引去鎮等出戰慕容農自西津濟夾擊大破之盡獲其衆及所統七郡三萬餘戶釗奔長子歲餘謀反永殺之

冬十一月以殷仲堪都督荆益寧州軍事

仲堪雖有時譽資望猶淺到官好行小惠綱目不舉南郡公桓元負其才地以雄豪自處朝廷疑而不用年二十三始拜洗馬嘗詣琅邪王道子值其酣醉張目謂衆客曰桓溫晚塗欲作賊云何元伏地流汗不能起由是不自安而切齒于道子後出補義興太守鬱鬱

桓元既棄官歸國窮乃聽其翺翔附亂竟莫誰何東晉紀綱可謂掃地矣

不得志歎曰父為九州伯兒為五湖長遂棄官歸國

上疏自訟不報桓氏累世臨荊州元復豪橫士民畏之當於仲堪聽事前戲馬以矟擬仲堪參軍劉邁曰馬矟有餘精理不足元不悅既出仲堪謂邁曰卿狂人也元夜遣殺卿我豈能相救邪仲邁避之元果使人追之不及劉邁字伯群彭城人征虜參軍胡藩字道序南昌人過江陵見仲堪曰元志趣不常節下崇待太過非計也藩內弟羅企生字宗伯豫章人為仲堪功曹藩謂曰殷侯倒戈授人必及于禍君不早去悔無及矣

立子德文為琅邪王徙道子為會稽王

李遼表請修孔子廟不報

清河人李遼上表請勑兖州修孔子廟給戶灑掃仍立庠序以教學者曰事有如賒而實急者此之謂也

疏奏不省

癸巳十八年冬十月燕主垂擊西燕

燕主垂議伐西燕諸將皆曰未可范陽王德曰永國之枝葉僭舉位號宜先除之以壹民心垂曰司徒意與吾同吾雖老叩囊底智足以取之終不留此賊以

遣子孫也遂發中山次于鄴

十二月後秦主萇卒太子興

先是秦主登聞後秦主萇病大喜秣馬厲兵進逼安定萇疾小瘳出兵拒之登懼而還萇夜引兵躡其後旦而候騎告登曰賊營已空不知所向登驚曰彼為何人去來不令我覺謂其將死忽然復至朕與此羌同世何其厄哉登遂還雍萇亦還安定已而登丞相竇衝叛登討之衝求救于萇萇使太子興將兵攻胡

空堡登解衛圍以赴之興因襲平涼大獲而還至是萇疾甚還長安召太尉姚旻僕射尹緯受遺詔輔政謂太子興曰有毀此諸公者慎勿受之汝撫骨肉以恩接大臣以禮待物以信遇民以仁四者不失吾無憂矣萇卒興秘不發喪自稱大將軍率衆伐秦明年登聞萇死喜曰姚興小兒吾折杖笞之耳乃悉衆而東興使尹緯與戰大敗之具衆夜潰登單騎奔平涼收遺衆入馬毛山于是興始發喪即帝位馬毛山在平涼府固原州西南亦曰馬髦嶺

甲午十九年秦主苻崇延初元年後秦主姚興皇初元年是歲秦及西燕亡大國三燕後秦魏小國二

後涼西秦凡五借國春正月三河王光以禿髮烏孤樹機能從弟務丸之元孫樹機能見前為河西都統

烏孤雄勇有大志其父思復鞬卒烏孤嗣立與大將紛陁謀取涼州紛陁曰公必欲得涼州宜先務農講武禮賢修政然後可也烏孤從之呂光遣使拜烏孤鮮卑大都統羣下皆曰吾士馬衆多何為屬人石真若留曰吾根本未固大小非敵不如受以驕之俟釁而動烏孤乃受之胡三省曰此言烏孤所以興

夏六月追尊會稽太妃鄭氏曰簡文宣太后

羣臣或問宣太后應配食元帝太子前率徐邈曰太后平日不伉儷于先帝子孫豈可為祖考立配國學助教簡文帝置臧燾字德仁東莞莒人曰尊號既正則罔極之情申別建寢廟則嚴禰之義顯繫子為稱兼明貫之所由一舉而合三義不亦善乎乃立廟于太廟路西

秋七月後秦主興擊秦主登殺之秦太子崇立奔湟中

後秦主興自安定如涇陽與秦主登戰于山南馬毛山之

南執登殺之悉散其衆使歸農業登太子崇奔湟中稱帝改元

八月尊太妃李氏為皇太后居崇訓宮

燕主垂圍長子㧞之殺西燕主永

燕主垂部分諸將出壺關注見前滏口在河南彰德府臨漳縣西元和志滏水出滏陽縣鼓山泉源奮湧如釜揚湯故以滏口名之沙庭在直隸大名府元城縣東南春秋定公七年齊侯衛侯盟于沙即此庭當作亭以擊西燕標榜所趣軍各就頓西燕主永聞之分道拒守聚糧臺壁在山西潞安府黎城縣西

南水經注潞縣北對故壁臺本潞子所立世謂之臺壁遣兵戍之既而垂頓軍不進永疑垂欲詭道由太行入乃悉斂諸軍杜太行口惟留臺壁一軍于是垂引大軍出滏口入天井關注見前至臺壁破之永召太行軍還自將拒之垂陳于臺壁南遣千騎伏澗下及戰偽退永衆追之澗中伏發斷其後諸軍四面俱進大破之永走歸長子垂進圍之永困急求救于晉魏兵皆未至將士開門納燕兵垂執永斬之得所統八郡七萬餘户西燕自慕容泓改元至永

亡凡六主合十一年

冬秦主崇及隴西王楊定攻西秦兵敗皆死定弟盛遣使來稱藩

西秦王乾歸攻秦主崇崇奔隴西王陽定定楊𥮅從孫也先為秦將軍與西燕戰兵敗被執已而亡奔隴右收集舊衆從治歷城自稱仇池公稱藩于晉後又取天水畧陽之地自稱隴西王定帥衆三萬與崇共攻乾歸大敗見殺苻氏遂亡前秦自苻健僭立至崇亡凡六主合四十四年乾歸于是盡有隴西之地自稱秦王定叔父之子盛先守仇池至是乃自

稱秦州刺史仇池公遣使稱藩于建康分氐羌為二十部護軍各為鎮戍不置郡縣

乙未

二十年春三月庚辰朔日食

以丹陽尹王雅領太子少傅

時會稽王道子專權奢縱趙牙本倡優茹千秋本捕賊吏也皆以諂賂得進牙為道子開東第築山穿池功用鉅萬帝嘗幸其地謂道子曰府內乃有山甚善然修飾太過道子無以對帝去道子謂牙曰上若知山是人力所為爾必死矣牙曰公在牙何敢死營作彌盛千秋賣官招權聚貨累億帝益怒道子而逼于太

后不忍廢黜乃擢王恭殷仲堪王珣王雅等居内外要任以防之道子亦引王國寶王緒國寶從弟為心腹由是朋黨競起無復鄉時友愛之驩太后每和解之

秋七月長星見漢書注文穎曰孛彗長三星形象小異孛星光芒四出彗星光芒如掃彗長星光芒直指或竟天或十丈二三丈無常也

有長星見自須女至于哭星晉書天文志須女四星天少府虛二星主哭泣

帝心惡之于華林園舉杯祝之曰長星勸汝一杯酒自古何有萬歲天子邪

燕遣其太子寶擊魏魏王珪敗之于參合陂

初魏王珪遣其弟觚（珪叔父翰之子）入貢于燕燕主垂衰老諸子用事留觚以求良馬珪弗與遂叛燕侵逼附塞諸郡燕主垂遣太子寶帥衆八萬自五原伐魏（散騎常侍）高湖諫曰魏與燕世為婚姻結好久矣間以求馬不獲而留其弟曲在于我奈何遽擊之珪沈勇有謀幼歷艱難兵精馬彊未可輕也太子年少氣壯必小魏而易之萬一不如所欲傷威損重願陛下圖之垂怒免湖官（高湖字大淵渤海蓨人）魏張衮言于珪曰燕狃于滑臺長子之捷有輕我心宜羸形以驕之乃可克也珪從之

悉徙部落畜産西渡河千餘里以避之燕軍至五原降魏別部三萬餘家進軍臨河欲濟魏王珪將兵拒之先是寶之發中山也燕主垂已有疾既至五原珪使人邀中山之路伺其使者盡執之寶等數月不聞垂起居珪使所執使者臨河告之曰若父已死何不早歸寶等憂恐士卒駭動乃夜遁珪選精銳二萬餘騎追擊大敗之于參合陂時河水未結寶以魏軍必不能渡不設斥候俄而暴風氷合珪引兵濟河晨夜兼行至參合陂西燕軍在陂東山南水上珪夜部分諸部令士卒銜枚束馬口

潜進旦日登山下臨燕營燕軍大驚擾亂珪縱兵燕擊之死者萬數復禽四五萬人寶等單騎僅免

司徒德言于垂曰虜以其捷有輕太子心宜及陛下神略以服之不然將為後患垂乃會兵中山期以明年大舉擊魏

丙申二十一年燕主慕容寶永康元年魏皇始元年涼龍飛元年　春閏三月燕主垂襲魏平城克之夏四月還卒于上谷太子寶立

燕主垂留范陽王德守中山引兵密發踰青嶺胡三省注即廣昌嶺所謂五廻道也五廻山在今易州廣昌縣亦曰廣昌嶺　經天門胡三省注廣昌之南

層崖刺天積石壁立葢即天門也鑿山通道出魏不意直指雲中魏陳留公虔什翼犍子鎮平城垂襲之虔出戰敗死燕軍盡收其部落魏王珪震怖欲走諸部皆有二心會垂疾篤還垂之過參合陂也見積骸如山為之設祭軍士慟哭聲震山谷垂慚忿嘔血由是疾轉篤乃築燕昌城而還燕昌城在大同府大同縣北卒于上谷寶即位

燕主寶弑其太后段氏

寶初為太子有美稱已而荒怠中外失望段后嘗言于燕主垂以太子非濟世之才宜擇一人付以大業

趙王麟姦詐彊愎必為國患宜早圖之垂不從及是寶即位使麟逼段后自裁段氏曰汝兄弟不難逼殺其母況能守先業乎吾豈愛死但念國亡不久耳遂自殺

六月三河王光自稱涼天王

光即天王位國號大涼置百官遣使拜禿髪烏孤益州牧烏孤謂使者曰呂王諸子貪淫三甥暴虐遠近愁苦吾安可違百姓之心受不義之爵乎留其鼓吹

羽儀謝遣之

秋八月魏王珪擊燕九月燕慕容農及魏師戰敗走魏遂取并州

魏羣臣勸魏王珪稱尊號珪始建天子旌旗出入警蹕參軍張恂字洪讓袞之子勸珪進取中原珪善之乃大舉伐燕步騎四十餘萬南出馬邑踰句注注俱見前旌旗亘千餘里鼓行而進遣别將從東道襲幽州九月珪軍至晉陽慕容農出戰大敗奔還司馬慕輿嵩閉門拒

之農遂東走魏追獲其妻子燕軍盡沒農獨與三騎逃歸中山魏遂取并州初建臺省置刺史太守尚書郎以下官悉用儒生為之士大夫詣軍門者皆引入存慰使人人盡言稍有才用咸加擢叙以張恂等為諸郡守招撫離散勸課農桑

貴人張氏弑帝于清暑殿太子德宗即位會稽王道子進位太傅冬十月葬隆平陵在江寧府上元縣

帝嗜酒流連內殿外人罕得進見張貴人寵冠後宮時年近三十帝戲之曰汝以年亦當廢矣吾意更屬少者已而醉寢清暑殿貴人使婢以被蒙帝面而弑

德宗幼而不慧至不辨饑飽寒暑豈尚可授以主器晉忽取鑒不遠故狃於立長立嫡而昧於為天下得人者直庸主耳其罪與已身失天下同

之重賄左右曰因魘暴崩時太子闇弱會稽王道子昏荒遂不復推問王國寶夜叩禁門欲為遺詔侍中王爽恭之弟拒之曰大行晏駕皇太子未至敢入者斬國寶乃止太子即位道子進位太傅揚州牧假黃鉞

太子幼而不慧口不能言至于寒暑饑飽亦不能辨飲食寢興皆非已出母弟琅邪王德文嘗侍左右為之節適

初國寶黨附道子驕縱不法武帝惡之國寶懼遂更媚于帝而疎道子及帝崩國寶復事道子與王緒共為邪諂道子又倚為心腹遂參管朝權威震內

外王恭入赴山陵每正色直言道子憚之深布腹心而恭每及時政輒厲聲色道子遂欲圖之或勸恭誅國寶王珣曰彼罪逆未彰今先事而發必失朝野之望恭乃止既而謂珣曰比來視君一似胡廣珣曰王陵廷爭陳平慎默但問歲晏何如耳山陵既畢恭將還鎮謂道子曰主上諒闇冢宰之任伊周所難惟大王親萬機納直言放鄭聲遠佞人國寶等愈懼

魏王珪拔常山

魏王珪使冠軍將軍于栗磾魏書官氏志詰汾時諸部内入者有勿忸於氏

後改于氏栗磾代人潛自晉陽開韓信故道信自井陘伐趙之路自井陘趣中山進攻常山拔之郡縣皆降唯中山鄴信都三城為燕守珪將進攻中山既而謂諸將曰中山城固急攻則傷士久圍則費糧不如先取信都然後圖之乃引兵而南高陽太守崔宏字元伯東武城人奔海渚胡三省注海中洲也珪素聞其名遣吏追獲以為黃門侍郎與張衮對掌機要創立法度博陵令屈遵字子度昌黎徒河人降以為中書令出納號令兼總文誥時魏東平公儀攻鄴燕范陽王德擊破之魏軍

退屯新城已而儀司馬丁建陰與燕通引燕兵擊儀儀軍遂潰

安皇帝

丁酉隆安元年南涼王禿髮烏孤太初元年北涼王段業神璽元年僭大國三燕秦魏小國二涼西秦新小國二南涼北涼凡七僭國春正月魏王珪擊信都降之

禿髮烏孤自稱西平王攻涼取京城是為南涼

先是烏孤擊乙弗折掘部二部皆在禿髮氏之西降之徙都廉川故城在今西寧府碾伯縣廣武前注見趙振少好奇略棄家從烏孤烏孤喜曰吾得趙生大事濟矣拜左司馬至是烏

孤稱王改元治兵廣武攻涼金城克之已而烏孤取嶺南五部吏稱武威王徙治樂都　嶺南洪池嶺南也洪池嶺注見前樂都涼郡今西寧府碾伯縣是

二月燕主寶襲魏軍大敗奔還

魏王珪自信都還燕主寶悉發其衆以邀之營于滹沱水北魏軍至營水南寶潛師夜濟襲魏營因風縱火魏軍大亂珪棄營走既而燕兵無故自相斫射珪望見之乃擊鼓收衆多布火炬于營外縱兵衝之燕兵大敗引還魏兵隨而擊之燕兵屢敗寶懼棄軍以

二萬騎奔還時大風雪凍死者相枕藉尚書郎慕輿皓謀弑寶立趙王麟不克奔魏麟由是不安

三月燕幽平牧慕容會寶之庶子引兵至薊慕容麟作亂出走魏王珪進圍中山燕主寶奔會軍慕容詳城守拒魏

初燕清河王會聞魏兵東下表求赴難而無行意會雄俊有器藝燕主垂愛之遺鎮龍城遺言命寶以為嗣寶愛少子策立之會因是愠懟有異志燕主寶怒切責之會不得已乃上道徐進至是始達薊城

魏圍中山既久城中將士皆思出戰高陽王隆為寶

屢言之趙王麟每沮其議隆成列而罷者數四衆大

忿恨麟以兵刼北地王精使率禁兵弑寶精以義拒

之麟怒殺精出奔西山依丁零餘衆于是城中震駭

寶恐麟奪會軍乃名隆及遼西王農謀走保龍城夜

與太子策及隆農等萬餘騎出赴會軍城中無主百

姓惶惑開封公詳從寶不及城中立以為主閉門拒

守珪盡衆攻之不拔寶出中山會帥騎卒二萬迎于

薊南寶怪會有恨色分其兵給

農隆北趣龍城魏兵追之會整陳與戰農隆等復以

騎衝之魏兵大敗追奔百餘里會既敗魏兵矜狠滋

甚遂謀作亂襲隆殺之農被重創亡走寶欲討會陽爲好言以安之因召羣臣食會就坐寶目慕輿騰斬會傷首不死走赴其軍勒兵攻寶寶馳至龍城會引兵頓城下城中將士皆憤怒出破會軍侍御郎高雲復夜襲之會衆潰奔中山慕容詳殺之寶以雲爲將軍養以爲子　高雲字子雨高句驪之支屬

尊皇太后李氏爲太皇太后立皇后王氏

夏四月王恭舉兵反詔誅僕射王國寶將軍王緒恭罷兵還鎮

王國寶王緒依附會稽王道子惡王恭殷仲堪勸道子裁損其兵權恭遣使與仲堪謀討國寶等桓元亦

以仕不得志欲假仲堪兵勢以作亂乃說仲堪曰國寶與君惟患相斃之不速今既執大權無不如志若發詔徵君何以處之仲堪曰計將安出元曰孝伯疾惡深至宜潛與之約興晉陽之甲以除君側之惡元雖不肖願帥荊楚豪傑荷戈先驅此桓文之勳也仲堪疑未決于是外結雍州刺史郗恢內與從兄南蠻校尉覬南郡相江績謀之覬曰人臣當守職分朝廷是非豈藩屏所制也晉陽之事不敢預聞績亦極言其不可覬恐績及禍和解之績曰大丈夫何至以死相脅邪江仲元行年六十但求獲死所耳仲堪憚其堅正以楊佺期代之朝廷聞之徵績為御

史中丞覬遂以疾辭位仲堪往省之曰兄病殊可憂覬曰我疾不過身死汝病乃當滅門宜深自愛勿以我為念郗恢亦不肯從　郗恢字道胤曇之子殷覬字伯通江績字仲元陳留圉人　會恭使至仲堪乃許之恭大喜上表罪狀國寶舉兵討之表至內外戒嚴國寶懼不知所為問計于王珣珣曰王殷與卿素無深怨所競不過勢利之間耳國寶曰將曹爽我乎珣曰是何言歟卿寧有爽之罪孝伯豈宣帝之儔邪又問計于車胤胤曰今朝廷遣軍恭必城守若京口未拔上流奄至何以待之國寶遂上疏解職

待罪道子闇懦欲求姑息乃賜國寶死斬緒于市遣使謝恭恭乃罷兵還京口仲堪初猶豫不敢下聞國寶死始抗表舉兵道子以書止之仲堪乃還

以會稽世子元顯為征虜將軍

元顯年十六有儁材為侍中說會稽王道子以王殷終必為患請潛為之備道子乃拜元顯征虜將軍以其衛府及徐州文武悉配之

涼沮渠蒙遜張掖盧水胡人匈奴沮渠王之後以官為氏叛推段業京兆人為

建康前涼所置郡故城在今肅州高臺縣公以衆歸之是為北涼

蒙遜之先世為部帥其諸父羅讐麴粥皆臣于涼涼王光殺之蒙遜因叛涼起兵攻臨松郡前涼置故城在今甘州府張掖縣拔之屯據金山在甘州府山丹縣西南蒙遜從兄男成聞蒙遜起亦合衆攻建康會蒙遜為光子纂字永緒所破男成遣使說建康太守段業推為涼州牧建康公改元神璽蒙遜帥衆歸之業以男成為輔國將軍蒙遜為鎮西將軍光命纂攻之不克業自稱涼王以蒙遜為尚書左丞

秋九月秦太后虵氏卒自此後秦止稱秦

秦太后卒秦主興哀毀過禮不親庶政羣臣請依漢魏故事既葬即吉尚書郎李嵩上疏曰孝治天下先王之高事也宜遵聖性以光道訓既葬之後素服臨朝尹緯駮曰嵩矯常越禮請付有司論罪興曰嵩忠臣孝子有何罪乎具如嵩議

興勤于政事延納善言杜瑾等以論事得顯拔姜龕等以儒學見尊禮古成詵等以文章參機密詵剛介雅正以風教為己任京兆韋高慕阮籍為人居母喪彈琴飲酒詵聞之而泣持劍欲殺之高懼而逃匿姜龕天水人古成複姓詵名也

周武以甲子興一語足破陰陽家禁忌之惑進戰克捷乃乘其飢氣而用之稍存猶豫鮮有不坐失事機者

冬十月魏王珪克中山

先是燕開封公詳稱帝于中山〔中山城無定主民恐魏兵乘之男女結盟人自為戰魏王珪罷圍就穀河間詳自謂能卻魏兵威德已振遂即帝位〕已而趙王麟襲殺詳而自立〔詳嗜酒奢淫刑殺無度羣下離心城中饑窘麟襲殺之自立以拒魏〕至是中山饑甚魏王珪進攻之太史令鼂崇〔字子業遼東襄平人〕曰不吉紂以甲子亡謂之疾日珪曰紂以甲子亡周武不以甲子興乎遂進與麟戰于義臺〔即古野臺在正定府新樂縣西南括地志野臺一名義臺〕大破之麟奔鄴魏克中山得燕璽綬圖

書府庫珍寶以萬數班賞將士

戊戌二年燕主慕容盛建平元年魏天興元年南燕主慕容德元年舊大國三燕秦魏小國四西秦涼南涼北涼新小國一南燕凡八僭國

春正月燕慕容德徙居滑臺稱燕王是為南燕

慕容麟奔鄴復稱趙王說范陽王德南趣滑臺阻河以待魏時魯王和德之弟鎮滑臺亦遣使迎德德許之自鄴帥户四萬南徙滑臺魏衛王儀入鄴追德至河弗及儀攻中山時珪封為衛王慕容麟上尊號于德德用兄垂故事稱燕王以

統府行帝制置百官麟復謀反德殺之

魏王珪北還徙山東民夷十餘萬口以實代

二月以王愉字茂和坦之子都督江豫州軍事

會稽王道子忌王恭之逼以譙王尚之字伯道承之曾孫及

弟休之字季預有才畧引為腹心尚之曰今方鎮彊盛

宰輔權輕宜樹腹心于外以自衛道子乃以其司馬

王愉為江州刺史都督江州及豫之四郡軍事日夜

謀議以伺四方之隙

魏封爾朱羽健其先契胡部落大人居爾朱川因以為氏于秀容川胡三省注此北秀容地近平城

秀容川酋長爾朱羽健從魏王珪攻晉陽中山有功環其所居割地三百里以封之

燕衛卒段速骨作亂三月攻陷龍城燕主寶出奔尚書蘭汗誘而殺之秋七月長樂王盛討殺蘭汗攝行統制

初燕人有自中山至龍城者言魏王珪衰弱于是燕主寶欲取中原調兵悉集已而聞中山已陷乃命罷

兵遼西王農請因成師襲庫莫奚東部鮮卑之別種寶從之遂北行會南燕王德遣使來告珪已西還中國空虛寶大喜即日引還詔諸軍就頓不聽罷散乃留長樂王盛統後事自引兵而南長上衛兵之不番代者段速骨等因衆心之憚征役逼立高陽王隆之子崇為主寶將十餘騎奔還龍城速骨攻之尚書蘭汗陰與通謀城遂陷寶及盛輕騎南走速骨以高陽王崇幼弱欲更立農崇黨聞之遂殺農蘭汗又襲殺速骨廢崇奉太

子榮承制遣使迎寶勸寶以汗不可信勸寶南就范陽

王德先遣使告德奉迎德遣慕輿護帥壯士數百人

而北聲言迎衛其實圖之寶聞德已稱制亦懼而北

走遣盛收兵冀州會蘭汗復遣使奉迎寶以汗乃父

垂之舅又盛妃之父謂必無他遂行盛流涕固諫不

聽乃逃匿垂去龍城四十里汗遣弟加難帥五百騎

迎入外邸而弒之并殺太子策汗自稱昌黎王盛欲

赴哀從者止之盛曰我今以窮歸汗汗性愚淺必念

婚姻不忍殺我旬月之間足以展吾志遂往見汗汗果哀之乃舍之于宮中親待如舊汗兄提驕狠荒淫事汗無禮斌因而間之汗兄弟漸生嫌忌久之其黨自相攻擊斌乃乘間殺汗龍城自見不雨至于七月汗日詣燕諸廟禱請委罪加難加難怨叛汗汗遣太子穆擊破之還饗將士汗穆皆醉斌因踰垣入東宮殺穆諸軍聞斌得出皆呼躍爭先攻汗斬之告于太廟下令大赦改元以長樂王攝行統制

魏遷都平城

魏遷都平城始營宮室建宗廟立社稷宗廟歲五祭用分至及臘魏王珪命有司正封畿標道里平權衡審度量遣使循行郡國察守宰不法者親考察黜陟之

王恭殷仲堪及南郡公桓元反元陷江州

桓元求為廣州會稽王道子忌元在荆州因從之元受命而不行豫州刺史庾楷亮之孫以道子割其四郡屬王愉上疏言江州內地而西府晉以京口為北府歷陽為西府豫州治歷陽楷故云北帶寇戎不應使愉分督朝廷不許楷怒遣

其子鴻說王恭曰尚之兄弟復秉機權欲削方鎮宜早圖之恭以為然以告殷仲堪及元皆許之推恭為盟主刻期同趣京師恭司馬劉牢之諫曰會稽王道子天子叔父也而又當國秉政鄉為將軍割其所愛其伏將軍已多矣頃所受任雖未允愜亦無大失割庾楷四郡以配王愉于將軍何損晉陽之甲豈可數興乎恭不從上表請討王愉司馬尚之兄弟朝廷憂懼內外戒嚴道子不知所為悉以事委世子元顯日飲醇酒而已元顯聰警頗涉文義志氣果銳以安危為己任附之者謂其英武有明帝之風仲堪聞恭舉兵勒兵趣發悉以軍事委南郡相

楊佺期兄弟佺期帥升師五千為前鋒桓元次之仲堪帥精兵二萬繼下八月佺期及元奄至湓口王愉無備惶遽奔臨川吳郡治臨汝今江西撫州府臨川縣是元追獲之

九月加會稽王道子黃鉞討王恭恭司馬劉牢之執恭以降斬之以牢之都督青兗七州軍事桓元為江州刺史楊佺期為雍州刺史敕殷仲堪使回軍

九月加會稽王道子黃鉞以世子元顯為征討都督遣王恂將兵討王恭譙王尚之將兵討庾楷尚之大

破楷于牛渚楷奔桓元元大破官軍于白石山名在今廬州府無為州西水經注栅口水導巢湖又東合白石山水即此進至橫江尚之退走道子屯中堂元顯守石頭珣守北郊以備之恭素以才地傲物既殺王國寶自謂威無不行仗劉牢之為爪牙而以部曲將遇之牢之負才懷恨元顯知之遣人說牢之使叛恭事成授以恭位號牢之謂其子敬宣曰恭為帝舅不能翼戴帝室數舉兵向京師吾欲討之何如敬宣曰朝廷雖無成康之美亦無幽厲之惡而恭恃其兵威暴蔑王室大人與恭親非骨肉義非君臣今日討之于情義何有參軍何澹之知其謀以告恭恭不信

恭初以疾惡感脇朝廷已如奪蹊田之牛身陷不義至國寶等既誅自謂威無不行動輒舉兵向闕小人無忌憚孰甚於此而以欲忠社稷自解其誰欺百世之下知有王恭亦所謂遺臭萬年耳

更置酒拜牢之為兄精兵堅甲悉以付之恭使牢之帥帳下督顏延為前鋒牢之至竹里山名在江寧府句容縣北元和志山甚傾險行者號翻車峴斬延以降遣敬宣還襲恭恭兵潰亡走為人所獲送京師斬之恭臨刑神色自若謂監刑者曰我闇于信人所以至此然其本心豈不欲忠于社稷耶但令百世之下知有王恭耳詔以牢之代恭為都督刺史鎮京口俄而楊佺期桓元至石頭殷仲堪至蕪湖上表理王恭求誅牢之牢之帥北府之衆馳赴京師軍于新亭佺期元見之皆失色回軍蔡洲在江寧縣西大江中朝廷未知西軍

王恭以討國寶為名即殺國寶劉牢之殺恭即令代恭欲元等取仲堪即使之江雍欲仲堪罷兵即還以荊州晉政不綱至此極矣前此王敦蘇峻桓溫等雖

虛實內外憂逼桓修字承祖沖之子言于道子曰今若以重利啗元及佺期二人必內喜元能制仲堪佺期可使倒戈取仲堪矣道子納之以元為江州刺史佺期為雍州刺史黜仲堪為廣州刺史遣使宣詔敕使回軍

仲堪得詔書大怒趣元佺期進軍元等喜于朝命欲受之仲堪遽自蕪湖南歸且諭散蔡洲軍上元等大懼追仲堪及之尋陽乃以子弟交質而盟連名上疏申理王恭求誅劉牢之及譙王尚之並訴仲堪無罪朝廷深憚之復以荊州還仲堪仲堪等受詔推元為盟主各還所鎮

冬十月燕長樂王盛稱皇帝

奸雄久蓄異志尚不能闇干至是桓元以一狂妄少年不勞而竊神器可見國是益非則逆謀益易逞理勢必然足為千古炯戒

國稱帝未幾復自貶號稱庶人天王

十二月魏王珪稱皇帝

魏王珪命吏部郎鄧淵（字彥海安定人）立官制協音律儀曹郎董謐（清河人）制禮儀三公郎王德定律令太史令鼂崇考天象尚書崔宏總而裁之以為永式十二月珪即皇帝位命朝野皆束髮加帽追尊遠祖毛以下二十七人皆為皇帝倣古制定郊廟祭享禮樂又用崔宏議自謂黃帝之後以土德王徙六州二十二郡守

宰豪傑二千家于代都東至代郡胡三省注此依漢郡而言漢代郡治桑乾故城在今宣化府蔚州西及善無漢縣後魏為郡故城在今山西朔平府右玉縣南極陰館注見北盡參合漢縣晉廢魏復置故城在今朔平府左雲縣前皆為畿内其外四方四維置八部帥以監之

妖人孫泰琅邪人謀亂伏誅

初泰學妖術于杜子恭錢塘人士民多奉之王珣惡之流泰于廣州王雅薦于孝武帝云知養性之方召還累官至新安太守泰知晉祚將終以討王恭為名收

兵聚貨謀作亂會稽内史謝輶發其謀會稽王道子誘而斬之并其六子兄子恩逃入海愚民猶以為泰蟬蛻不死就海中資給之恩乃聚合亡命得百餘人以謀復仇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三十四